

青年文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日

田 溝：死在寂靜裏的
 王 西 彥：乾 天 雷
 寒 穀：上 嶺 上
 矢 鋒：活 屍 節
 蕭 楓：某 日
 李 欣：某 日
 秦 霜：饑 荒



二 卷
 六 月
 一 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本刊撰稿人創作目錄

孫席珍：

花環

到大連去

金鞭

女人的心

夜姣姣

鳳仙姑娘

戰場上

戰爭中

戰後

蹇先艾：

朝霧（短篇小說集）

一位英雄（短篇小說集）

還鄉集（短篇小說集）

家酒（短篇小說集）

躊躇集（短篇小說集）

城下集（散文集）

鹽的故事（短篇小說集）

鄉間的悲劇（短篇小說集）

亞細亞

春潮

真美善

真美善

現代

真美善

現代

北新

北新

北新

中華

新中國

良友

開明

文化

商務

劉白羽：

草原上（短篇小說集）

齊同：

文人國難曲（短篇小說）

煉（中篇小說）

田濤：

紅馬（短篇集）

李輝英：

萬寶山（長篇）

丰年（短篇）

再生集（散文集）

人間集（短篇）

山河集（短篇小說集）

陳湖：

黎明（詩集）

李小仲：

小仲習作集（詩集）

文化生活

生活

良友

即出

中華

新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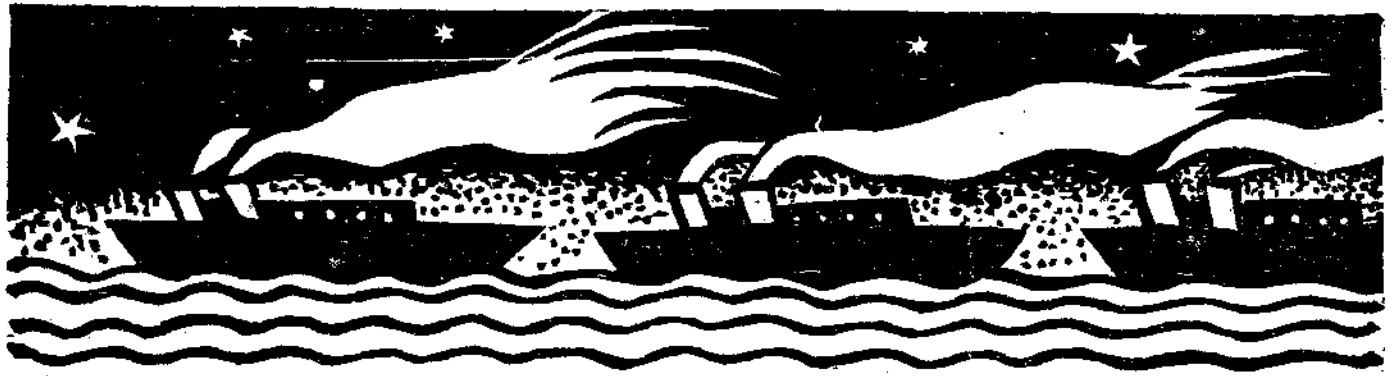
即出

新生

即出

人文

北平社



青年文藝

第二卷
第一號

小說專號

封面：………卞毅

乾天雷………王西彥（一）

死在寂靜裏的………田濤（四）

山嶺上………寒穀（八）

活屍………蕭楓（一二）

某日………李欣（一九）

上元節………矢鋒（二三）

老狼的轉變………蒞寨（二九）

在草原上………趙宗濂（三四）

饑荒………秦霜（三六）

玲子的悲哀………卞鬱（四四）

社語………同人（五〇）

本刊撰稿人譯作目錄

曹靖華：

鐵流（綏拉菲莫維支著）

光華

第四十一（拉夫列涅夫著）

未名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聶維洛夫著）

野草

三姊妹（柴霍甫著）

商務

蠢貨（柴霍甫等作）

未名

白茶（蘇俄獨幕劇集）

未名

煙袋（蘇聯短篇小說集）

未名

蘇聯作家七人集

良友

遠方（葛達爾著）

即出

恐懼（亞菲諾甘諾夫著）

即出

高 滔：

貴族之家（屠格涅夫著）

商務

俄國短篇小說集

生活

自痴

即出

蹇先艾：

美國短篇小說集

生活

論集體研究

中大政經學會叢書（第一種）

定價一角二分

序……………黃松齡

一，集體研究的意義和方法……………馬哲民

二，集體研究中個人研究的

方法……………黃松齡

三，集體研究的技術問題……………吳藻溪

四，集體創作的理論

和方法……………黃峰

五，怎樣學習理論……………劉羣

六，怎樣進行集體讀書……………馮和法

附錄

一，殖民地民族解放問題研究大綱

二，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研究大綱

三，日本侵略中國問題研究大綱

乾天雷

王西彥

村坊裏把這樣一個噁舌而誇大的人叫作乾天雷。

這人年紀在未滿二十歲時，就很引人注意了。那時候是在很早以前，六行堂常廳裏的延生堂藥舖還沒有開張，裏面只是一個存放「老壽星」的地方。所以夏天晚上大家就都叢集到後山背那兩株擎天大樟樹下面去打陣。後山背是個好去處——白天有蔭濃的樟樹葉子作掩蓋，太陽給擋住了；一到黃昏時分，不知來處的像從冰窠裏擠出來似的微風陣陣掠過，把日間殘留着的些許熱氣全給趕走了，剩下的是一片涼爽的鴨絨毛般的草坡地……

乾天雷就是在這塊好地方用一種奇特的舉止轟動了整個村坊的。

在這塊草坡地上，人們坐着，彷彿吃了快心丸，日裏在火熱太陽下作活所賺得的一身疲累都跟着熱氣溜走了，雙手抓着軟綿綿的草梗，隨着微風，談話時是輕快而且舒暢……

「今天在鬥雞山脚跑地壩，揮揮汗，一抬頭，就見到章鳳大姐轉過山坳來……」

「那是嘍」，接口的人聲音像吹破號筒——「雄驢碰到雌狗娘——這個驢驢，那個咩咩……來哉哇啦……」

於是就有一個沉重的裝作老實人的口腔隨上來：

「噓噓——說話莫大聲，有禍事哩！」

那邊一窠兒坐着，一向當作不聽見暗自紅臉的姑娘們

這時禁不住了，便你拍拍我肩膀，我打打你大腿的嚷起來：

「缺德鬼——要短命的！」

一晚。天壁很高，深邃而且蔚藍得有點神祕味。沒有風，樟樹和近邊的柏樹寂無聲息的像是靜默的守夜神。——樹底下，一個簪了的花鼓姑娘成爲大家的趣味中心，她正在用一種癡癡的然而帶着濃重的肉音的嗓子敘述着一個悲傷的故事……

只聽得見花鼓響，人們都沉入於輕微的悲感的肅靜中。突然——隨着一聲尖利的、近乎要迸破喉管的叫喊，一個十七歲的姑娘不顧廉恥地瘋一般的跳將起來……

「救救：救救啊！」狂亂的嘶喊。

所有的女人都失魂落魄地奔開去了，如同一件無法補救的禍事追逐着他們，一齊嚎叫着，或竟嘶聲啼哭着——慌亂而且狼狽……

待平靜下來後，人們追究着這一次騷亂的緣由——是一條粗大的斑駁的草花蛇冒冒失失地爬進了那個姑娘的褲腳；當初是不知不覺的，等到知道時，它的三角頭已經探到小肚子上了。

多麼險啊！

然而當人驚散時，那蛇却還大着胆子從容地躺在原地方，彷彿是甘心地墜熟了一般——經人用樹枝去撥動了幾

下，才知道那原是一條裏面塞飽了沙土的蛇皮……

這是一個小玩笑，可是那十七歲的小胆的姑娘却被那條該死的草花蛇嚇出了一場大病。三個月病愈起床後，老天爺，她竟然成一個呆癩病患者了！

這蛇皮的所有者便是乾天雷。

由於類似的對於同伴或是姑娘們的惡作劇，乾天雷得到了一些人的咒詛與嫉恨，却也得到了另一些人的歡喜和擁護——屬於這一類的人大都是些小伙伴，或是私塾式小學校裏的「讀書童」，閒來兼作侍管一條大水牯的小看牛，很有機會見證乾天雷的出奇的戲法的……

乾天雷可真是一個能幹而堅強的傢伙。黃臉孔，柏樹根一樣的結實的身子，露出一雙大門牙，說起話來硬得像生鐵似的。

「乾天雷！」

「哪個兒孫叫？」——他頭也不偏一下。

「你是不是你爹老子生的？」

「我不高興生你這膿包！」

牽牛到義塚地裏去，他盤腿坐在墳尖上，向小伙伴發着命令，——有時候他是非常橫蠻的，然而大家都都樂意依從他。那原因是由於他的大胆豁直，而且倔強敏慧……

一個撫柴姑娘攆着羅筐打義塚地前路上過，乾天雷「試嘴舌」的機會又到了。

「乖乖大姐——慢點走！」

那個姑娘照例是嘴咬着自己從背後別過去的辮子，飛紅着一張臉快腳走，不說一句話。

乾天雷接着喊：

「叫你慢點走啊……這樣慌張，擔心震脫肚子裏的寶貝——已經足月嘍，要犯奔血症的呀！」

再不作理時就噎着喉嚨唱了起來：

十七十八格小姑娘，

風吹羅裙呀桂花香；

順風人情你勿做？

桂花啊——能有幾時香……

唱歌真有的本領。記在他心上的歌兒曲子多得交交關。並且只要有一件什麼好笑事情發生了，他隨口就可以編出一隻確切的歌兒來。

夏天趴客塘蹈藕節，秋天學黃鼠狼，偷棒子，冬天燒荒火，一到了春天——乾天雷割草牽牛有了餘暇，紮起粉紅色的草仔花球去送那些「乖乖大姐」。

他攆着草筐打東山翻到西山，遇到姑娘就擡手擡腳的攔住了她的去路：

「乖乖大姐，買朵花兒戴——早生貴子！」

「乾天雷你要死囉！」——遭難星的姑娘躲閃不及就吐口沫水，罵。

但他的花球已經插到她衣襟上來了。

「我死了，你還能生兒子？說說吉利話呀！」

在這種時候，小伙伴们就跟他背後給他吶喊助威，——小伙伴们喊得越響，他的惡作劇也就演得越利害，總要弄得那姑娘急出兩泡淚汁來方肯拖拖舌頭「放過她」——

「呸——真是絕爹絕娘的！」
乾天雷的娘是他十二歲那年死的。他爹呢——那就年
份太久了，他娘雖說也會告訴過他，可是早在唱山歌擱一
乖乖大姐一時忘掉了。

他住在靠後山背邊的一間黃泥茅屋裏。這間茅屋由他
三代前的曾祖父手裏遺下來，近三十年就沒有修葺過，早
就遮得風可就遮不得雨了。牆頭短茅草簷口有二尺遠，給
太陽和風雨浸融得擠滿着癩瘡，彷彿馬上就得坍下來。茅
草頂由黑色轉為灰白，腐爛得經不起一陣西北風，時常一
簇一簇的跟着雨滴墮下屋子去……

沒有娘，他給人家當小看牛。忙來時下稻田，上水車
，從不偷懶，就是嘴巴強：

「那成——你老子不在乎多跑這幾步！」
就是這樣生活下來——到二十歲時居然也給完了婚。
新娘子是一個小孀婦。比他長六歲，隨身帶來一對小嘴巴
，全是雌貨。

人家嘲笑他：

「乾天雷，好買賣，新娘子剛過門便拖來一雙千金！」

「你眼紅嗎，我還不要你這個傻女婿哩，——」回答
是這樣的。

他的確是喜愛着這對雖非自己的一種——但歸了自己的
「門下」的千金的。這對千金生得極像娘樣，大頭大臉，
扁平鼻子，生來有蠻勁。大女兒才六歲，可就能攆着竹筐
上山撿柴，每天總能攆進一小羅筐。小的呢，四歲的人已
經懂得披嘴巴，翻眼睛了。

做爹的常着人面前誇張她：

「別說是個村裏婆娘，大起來是個木國英呢。」
「不錯呀，有人附和——你爹娘好享她一世的
福分，這姑娘是能接百客的！」

這話給做娘的聽見了，晚夜就指着男人的鼻子說：

「你不要臉！你『養』得出這樣的女兒？你不要臉！」
六歲女兒也跟着嚷：

「你不要臉！」

「我『養』不出，」乾天雷笑着掬了一下女兒的臉孔
，「我偏『養』得出，我『養』給你娘兒們瞧——瞧我『
養』不『養』得出！」

到了自己跟女人一樣的年紀時，果真「養」出了一個
，——可是不像爹，也不像娘。

「你是野種！」

「我正經一世，」女人可生氣了，「你說這個話！你
拿鏡子去照照自己那付臉，你還用這個話來罵我……」

乾天雷截短女人的話：

「正經一世，好軟的舌頭——真是沒骨頭的！我遠在
龍尾坑打長工，去年七月裏我可回過家？你算算日子看！」

「孩子不是不足月的呀？」女人汨汨地流下了眼淚，「
孩子是——你這不要臉的！」

一場爭吵之後，乾天雷又復回到龍尾坑去。東家是一
個當地鄉長，在地方上煊赫有勢，整天給鄉民判解糾紛，
上城裏交際衙門官吏的。可是太太却相信佛祖，吃齋唸「
阿彌陀佛」，所來往的全是一些寺廟主持和想成仙做佛的
老婆子。乾天雷名為長工，其實下田地鋤頭草罐的機會
很少，大部分工夫全在為太太向寺廟送捐款，跟太太做「
佛事」時打雜差……

吃齋唸佛的結果，太太在半年後就「脫凡」了。太太

「脫凡」，乾天雷只有垂頭回老家去。還沒有走進自己
的家，在路上便得到一個意外的消息。他醉漢一般的匆匆
趕回那間茅屋，踢開板門，把一捲被舖往地上一攤，便啞
聲的哭了出來：

「她個爛婊子，她走了——噯噯……」

死在寂靜裏的

田 濤

蒙着一層細紗的窗櫺外，那稀疏乾枯的樹枝給夕陽的光輝抹得淡紅，靜靜的沒有風來搖動。太陽還沒沉落，西空幾片薄的白雲低下頭，像野鷹一樣在空中展開着翅膀向大地覓食。暮靄裏太陽發出黃褐色的光輝射遍着寂寞的田野，這是每天傍晚小門庭前照例的一幅景色。遠遠的在田野裏便看見了那小門庭掩着一扇門，油漆都剝落了，露出一塊塊舊的木質，灌木並沒有遮住這門口，這真是天下太平的景象，尋不出一點不寧靜。白天，老婦人到隣舍家裏去碾米，這小門庭的門兒一向是不關閉不落鎖的，也從來沒有少過一付傢俱，那對心愛的鷄兒，那隻她養得很肥胖的黑貓，也沒有給人偷去過。兩隻鷄每天都順着牆根尋找着食物慢慢從小門庭裏走出來，有時候翹起腳爪用嘴擦擦癢，把那吃過東西弄髒了的嘴往硬地殼上磨來磨去，踏踏踏，跑出去攢過一叢灌木，跑進老婦人這所宅子旁邊的菜園籬笆裏捉小蟲吃去了。

那匹黑貓呢，老婦人餵飽了牠飯，牠便不再進黑暗的倉庫去捕鼠，臥在有陽光的屋廊下角落裏的柴草裏，呼嚕着，一個吃得圓肥的肚兒，眼皮瞇瞇的露着一線黃眼珠。因為給太陽晒得舒服，便不想動了，睡在那堆暖和的草裏，把身體臥成團，一直睡到主人回來。

那很矮的破牆角裏亂堆積着老婦人的破衣服，下雨的天氣也不把他們收拾進屋來，就在那裏任憑牠們腐爛着。自從她那親善和靄的老丈夫死掉，她這宅子裏便狼藉起來了。她用過的傢俱都隨意亂擱放着，沒有整理牠們的心緒，鄰舍們都說她是想那死去的老頭子，那老頭子在她的印象裏是極深刻的，殷紅粘纏的嘴唇上有那麼一叢蓬亂的白鬚，乾焦的石頰上一顆小黑斑時常顫跳，他喜歡吃嫩軟的橘子，一天到晚撐着一根給手掌摸得滑溜溜的拐杖，咳嗽着坐在小門庭前面一座榆樹墩子上，訶訶吐出一團團的白痰。他睜着他那灰色滯滯的一對眼珠望着蔚藍天空中的太陽，在空中疏疏落落的樹枝後面彷彿是很快的移過去，一會兒便落下山了，小門庭前面那片美麗的晚霞景色在天空漸漸消失，大地收斂了一片紫色，小門庭前面的空野是黑黑的了，那些樹木的枝頭呢？也塗濃了顏色。牆壁，屋角，都變成黑影，這時候，老頭子才撐起了拐杖挺直腰，看看面前一片夜色，那兩顆暗滯灰色眼睛彷彿驚奇着時光過得太快了，神不知鬼不覺的又是一尺過去，看看那牆壁和灌木叢的黑影，路上漸漸有了牧童吹笛子的聲音，嗚嗚的叫，驅着那一群白山羊不斷絕的經過他這小門庭前面那條路崗時，他的神情才彷彿從意識中醒過來，長嘆一口氣，

又是咳嗽，又是訶訶吐白痰。

「吃飯去吧！」

老婦人扒着黑門的門框說，把一個枯樵有蓬鬆黃髮的頭探出來望望他，看見他蠕動着慢慢走向小門庭裏來。

牧羊童驅逐着那群白羊慢慢過去了，那嗚嗚的哨子也就消失在村莊裏，村莊裏的樹木顯得更黑暗，那牆壁，房屋，柵欄門口等，都給黑暗遮埋得一點面目。

老頭子慢慢走進了小門庭，便看見老婦人在門口翹起嘴唇「吱吱」的喚叫着他那對雞兒，那兩隻白雞一聽到她喚叫，便飛捕着翅膀咯咯的從灌木或菜園籬笆內跑出來，一直跑到了她的脚下，她伸着手掌把雞兒捉進了雞窩籠裏，便回進房屋伴同着老頭子一同去吃晚飯了。

房屋中燃着一盞小小煤油燈，爲了節省煤油，燈頭有黃豆般大小，發出一點點蒼青的火焰，照得房屋中灰暗暗的，只能模糊的辨得清楚那衣櫃弓起的板壁的面目，幾個並排成一排兒的圓肚的小瓦罐發出青灰的顏色，那條掉了一條腿的板櫈側着頭臨靠着櫃桌爬着，像一匹嚼腿的老馬。厚塵埃的桌面上亂放着小盒，小罐，小盅，小碗，都滿蒙着塵埃，模糊的。

老婦人伴守着寂寞的老頭子吃着晚飯，聽見那破開紙的窗樞嘩嘩的响，接着便是嚼嚼一下，那匹黑貓跳下來，把尾巴舉得高高的發着顫抖，翹起頭在女主人身旁用身子擦來磨去，妙妙的叫；兩顆黃眼珠睜得特別圓大，在幽暗的燈光下爛爛閃亮。老婦人便在碗裏給牠裝一點飯，牠便伸下小舌尖試探着飯的熱度從飯碗中舐着。

黑瓷碗兒裏閃着一點青瑩的光，四週的牆壁和傢俱是

黑濛濛的，寂寞，沉靜，彷彿都把神經靜靜的穿射在空間。空間懸吊着什麼裝菜的竹籃呀，裝油的黑罐呀，葫蘆呀，鐵鈎子呀，等等，每天都是靜悄悄的懸掛在空中，沒有風搖動過牠們。

吃過了晚飯，老頭子靜坐一會兒，便躺在炕上睡了，老婦人替他蓋上被窩，被窩上遮蓋着雜爛的衣服，被窩裏探出老人那枯瘦的頭，露着一叢白髮。每天夜裏老人都是照這樣地時光睡過去，到了白天他便又坐在小門庭前那榆木墩子上訶訶吐着白痰了。

老婦人推完了碾子從鄰舍家歸來，手裏端了那一簸箕碾碎了的小黃米，放在房屋裏關上門，便走出小門庭上田裏去看她雇用短工耕種的那幾畝田地去了。田裏是種的金苗小穀，穀稈子長得有三尺多高，這已經到了炎夏了，天氣很熱，可是這幾畝小穀剛剛履過兩個短工澆了一遍井水，牠們在太陽光下生氣勃勃的長得彷彿極高興，那帶了一點金色的綠葉子亂分着，禾稈叢中時常給習習微風吹得噹噹價響。濕綠綠的地畦子飛進着小蝗蟲，有些紡織娘子在吵叫了。天天她都來看這金苗小穀，這穀子天天也在不斷的變着樣子，由蒼青——黃褐——枯乾。那沉澱澱有了重量的金穗子都低下頭像沉思着，便不時有些飛蝗帶着沙響刷過空中，爬在那熟透了米的穀穗上扯落穀粒，有的在在地上飛，跳，往穀梢上爬。顯然，這蝗蟲一天比一天繁殖得多起來，老婦人發急了，從田裏看了穀子回來，老頭子仍舊坐在小門庭前面榆樹墩子上訶着痰。

一團蝗災啦，老天爺爺，把那穀子吃得直厲害，滿地都亂飛着蝗蟲。——

她對老頭子說。老頭子慢慢抬起頭來，那枯樵乾紫的嘴唇顫抖着，白鬚上還掛着一串白痰，睜開那對灰色眼睛像對樹枝一樣看着面前的老婦人。老婦人的臉他彷彿有許多久沒有留意過了，現在給太陽光照着，看來也顯得特別消瘦，乾，髮更亂了。

「鬧蝗災啦嗎？唉……」

他對着青藍的天空嘆一口長氣，彷彿幻見有許多飛起的蝗蟲在空中點了許多小黑點，吃吃着掃過空中。

雇用了兩個短工在金黃的穀田中割穀子的時候，老頭子也跟在後面枯手掌握着鎌刀的柄子，灰色眼珠注視着田裏那沉着金色穗子的穀叢，給太陽晒得乾枯了，太陽把他晒得身體出了一滿身的汗液，他從田裏削下一把穀子，金穗子在他手裏的稈子上亂攪攪着。他那朦朧的灰色的眼珠忽然發現地下有一群亂跳的小東西，彷彿一齊向他的心頭裏進進去，他心裏便卜卜的跳起來。

前面割得極快的一個短工忽然號叫了一聲：

「嗚——」

一聲吼叫穿射過寂寞的大地和空間。

老人跳了起來，空中當真有一片稠密的小點子飛遮着太陽，繞過了他的頭，像一群蜂似的旋繞着落在他的穀叢中了。老人便嚙一聲摔倒下去，他手裏的那叢穀稈子也亂動着散落在旁，四週一片亂跳的小東西，老人便這樣被蝗蟲嚇死在穀田裏了。

把老頭子葬埋以後，小門庭前面那個榆木墩上，便沒有那老頭子屈下身子的詞痰了。庭院裏顯得特別寂寞起來，老婦人很害怕死去的老人那幅面象，每次她輕聲悄氣的走

進了小庭院，邁進房屋的門限，感覺那陰黑的房屋裏極其空虛，那張裂開縫口的橫板每每都像老頭子那憔悴的臉額在她幻憶中老人那瞑目的一刹那的影子便浮了上來。這時候，她全身都抖着，一點也不敢移動了，彷彿受着老人的魂靈的裁判，一直等她的黑貓踏一聲從窗櫺裏跳了進來，翹撇起發抖的尾巴抬着頭瞪大兩顆黃眼珠向着她妙妙，那週身的毛靠着她的腿磨擦，她的恐怖才逐漸消失，面前放了小盆，小碗，櫃上放着一排兒的圓肚小瓦罐兒，都像變了一幅面目給她一種恐怖的感覺。她抱起這匹黑貓來，便胆量脹大了。因為她曾聽得鄰舍的婦人講過，貓，是避邪魔鬼氣的一種動物，所以牠把牠揣在了胸懷中，便感到胆大了，四週那各種傢俱都是她的對敵，現在她一點也不畏縮，所以她炊飯也把黑貓揣在懷裏，黑貓也使順順服服臥在她的腿上呼嚕着……

天漸漸黑了，只剩下那窗櫺還發着灰白，她照例站在庭院裏一吱吱一喚叫着她的對雞兒。現在她尤其關心着牠們，因為這都是正當着產卵的時期了呢。

缺少了那樣一個老頭子，到處她都感覺空虛，寂寞，她沒有心思整理那些傢俱們，所以就任着牠們亂擺放着。把一對白雞兒喚叫了來，把牠們裝進籠裏，照例又懸吊在屋廊的木梁上，白雞兒在籠中咯咯着，老婦人揣着那匹黑貓看看天的顏色，天的穹窿裏漸漸變得灰暗，掛着幾顆大的明星閃亮着光亮，西空尚殘剩着一片銀輝，各處播展在空中的樹枝都已塗成濃黑的顏色了，屋檐，牆壁，探射下漆黑的影子，幾隻歸巢去的鳥煽動着翅膀寂寞的滑過西空那片銀輝，小門庭前面這片平原模糊了，旁邊老婦人那座

圍着籬笆的小菜園也朦朧，爲夜色所瀰漫，大地黑茫茫的，天空中佈滿了閃爍的星兒。她往往對了這黑暗的夜色出一會神，望着空中那樹枝的黑影，沒有一點兒風來掃攪牠們的安靜，這樣，一直等到夜深，她才摟了她的黑貓進房屋中睡去。

第二天，東方天空飛射着抹了顏色的幾塊雲彩，老婦人從房裏爬出來，蓬鬆着頭髮，早晨起來照例要炊早餐，從房廊木樑上的籠子裏放她的鷄出來，從土糧罐兒裏抓一把土糧，從手掌指間的縫隙中慢慢往下一面漏，一而一吱吱一的噉着，那兩隻白鷄便過來銜穀粒吃，辦完了家裏一切瑣碎的事，天氣已經不早了，太陽升起很高來，庭院裏那東牆投射下的陰影很短了，老婦人端着一簸箕紅高粱米走進隣舍家的碾房裏，用兩手推着石碾上的槓桿，繞着碾盤旋圈子，破着紅高粱米。她看見隣人走來，便誇耀着她那匹黑貓和那兩隻白鷄：

「我的貓給我嚇鬼，一天我餵牠兩碗稀飯，現在吃得可肥胖啦，滿身的毛兒很豐滿。鷄兒也挺勤勤，天天給我下蛋，天天我餵牠們土糧。……」

說着，她便不自覺的停歇住了，握着那石碾上的槓桿，喘息着，舉起一隻手來抹抹額上滲出的汗珠，這時候，她的胳膊因爲推那石碾的槓桿用的力氣太大而發了抖顫，兩個蒙了紅絲綢的灰暗的眼珠瞪住隣人的臉。

隣人是個年紀比她還要大的老婆子，她懂得這寡婦生活，單調，知道她愛她的鷄和貓，每次當她端着簸箕到碾坊裏來碾碎穀粒的時候，老婦人總也很關心的問她的鷄，老婦人也便很快活的述說着她的鷄兒吃了多少

有沙土的米，產了幾個卵，她的黑貓吃了幾許飯。有時候她拿着布衣和針線到隣舍家裏來同隣舍婦女們聚在一起繞着，把一根大鋼針舉起高高的從布衣裏抽出來，又在頭髮裏磨擦着，就仰起她那細枯的臉來望着空中的雲朵，那給風吹得搖撼的樹枝，就如看見了那老頭子在眼目中一剎那間的面目，她全身便抖戰起來，週身極感恐怖。忽然霍的蹦跳起來跑出去，跑進她那小門庭裏尋她的黑貓去了。

這天吃過了午飯以後，天空中瀰漫着黃塵，刮着狂風，風刷得樹枝嗚嗚作響，她走出小門庭外來，看看遠遠給風吹得歪側着頭的樹木，那風塵在團團的滾轉，把遠遠的村落和山都埋沒了。她望了一望她的菜園的籬笆圍，她就翹起枯嘴「吱吱」的噉叫起鷄兒們來。

但是她看不見那對白羽毛的雌鷄從籬笆裏飛捕出來，她再用力大些，甚至高聲呼叫，仍不見鷄們出來，所看見的是那被風刷得一擺一搖的籬笆，身旁那一叢灌木也在擺搖着，到處是嗚嗚的吼叫，怒號。

「我的雞兒爲啥不見了？」她想。

她的頭髮也給狂風吹得續亂遮臉，慢慢走向菜園的籬笆裏去。菜園裏那剛剛出了三五隻肥葉的白菜在園畦中給風吹得搖擺着小葉，像有意招惹她的氣怒。她從白菜畦中，荒廢的草叢中，尋遍了也尋不見那對白鷄兒。忽然她的耳朵嗡嗡嗚叫起來，她又跑回到小門庭前從那叢灌木裏搜尋了一遍也尋不見一隻鷄。她疑爲什麼隣舍家的壞人把她的雞偷去了，也許是乞丐，流氓，痞棍，把她那可愛的鷄兒偷去了？

狂風仍是不停歇的吹來，到處吼叫着，小門庭前這片

書榻顏色和平的田原也給狂風吹得騾動着各處圍捲起蒼塵。她挨門捏戶到各家的隣舍裏查詢她的鷄，查問遍了也詢查不出來。

「一定是乞丐們偷去啦。一鄰人們說。」

「噢……」

她便安安靜靜的慢慢走回小門庭裏來，小門庭裏那些傢俱仍是靜靜的亂擺放着。她在那空洞洞的房裏坐了一會兒，那裂縫口的櫃板，櫃上放着一排兒圓肚小瓦罐，桌上的小碗，仍是很安靜的放着，因為外面的狂風停息了。現在她把一切都忘記，也忘却了空虛的房中的恐怖，那匹黑貓從炕角裏撇起尾巴走來，繞着她的身子妙妙，牠爬到老婦人的腿邊，然而她却不把他摟抱在胸懷裏，却像一個沒有魂靈的泥偶菩薩似的坐着。

小門庭裏的門兒呀的叫了一聲，便聽見有人的腳步響，接着有人叫：

「大孃，你的鷄兒給你那黑貓咬死了。」

老婦人像個神經麻木了的人，起先是神志很清楚的，知道談話的是個鄰家小姑娘，推開房屋的門兒走進來，梳着兩根小辮，一對亮炯的眸子對她發光，所可怕的是她小手裏提來的那兩隻被咬死了的白羽毛的鷄，脖膝下露出一片殷紅的血口，蒼白了的冠子雞頭伸拉下長長的，腿也伸直了，她分明見得那兩隻雞被咬死了，小姑娘慢慢把死雞擱放在她面前，便又跑了出去。

房屋，庭院，各處又是靜靜的。……

好幾天不看見老婦人出來了，後來鄰人們發現老婦人把那匹貓的頭劈了下來，老婦人蓬鬆着頭髮，滿臉乾癟的，躺在炕當中狼藉的被窩上，手裏還緊緊握着那把刀。

廿六年四月十七日

青年文藝社遷移社址啓事

本社原在武昌；并已呈請武昌省政府及省黨部轉咨內政部及中宣會正式登記在案，茲因各編輯已來平就業，本社為便利辦公起見，特將武昌社址遷至北平。除呈請主管機關備案外，特此慎重申明。各方以後來函或詢問事件和預定「青文」，請直寄北平本社通訊處為盼。

山嶺上

寒 寂

山嶺上，濤聲澎湃，風，擊打着岩石，山谷中響着沉重的回聲。

盡是些橫斷山脈的高山，綿亘的躺著，像一夥半臥着的羊群，因為徧山皆大叢林，所以山勢覺得平坦些了。

山峯像些背好了的馬鞍，邁着迂拙的步子，向南馳去。

遠遠的有座山峯，峯頂堆滿了積雪，在陰天看去，顯得特別沒有光彩，憂鬱的，沉悶的屹立着。打這兒看去，這銀灰色黯淡的雪山，與天邊陰霾的白雲，幾乎混在一起了。

天，陰慘慘的，落着細雨，雲，好像在天上凍了，似一盆不潔淨的水結成的冰。徧山的樹林，千葉萬葉飛舞着，擺呀擺的，發着亮光。

一隊人，男的女的，爬行在山嶺上，他們是以趕黃牛街爲生活的，黃牛街每逢三，六，九街期，這些人便在二，五，八由北山城動身，背着些北山城的洋廣雜貨，到黃牛街上去賣。

他們終年過的是旅途生活，趕街時節，在離北山城五十里的冷水溝歇一夜，冷水溝隔黃牛街只二十里路，第二天便是街期，天剛魚肚白，便睜着惺忪的眼睛，拖着輕快的步子，打個呼嘯或唱支山歌，走上他們一輩子也走不完的路程。到太陽落了，在黃牛街賣完了他們的洋廣雜貨，

懷着滿腔的喜悅，蕩回冷水溝。如此的循環着，他們的一生，就磨折在這條道上。

他們大都是些摩西民族，男的打着套頭，穿着汗衣，和有一尺多寬腳的藍布褲子，有的赤腳板，有的穿着綠草鞋，草鞋頂上一朵紅繡線，女的穿着前短後長的大布衣裳，繫着圍腰，背上披有羊皮，……他們的日子，是艱苦的，在半路上，只喝口涼水，嚥口乾糍粑，到冷水溝他們各人有各人的老主顧，主顧會替他們預備下一棵日朶一點洋芋，有時生意賺錢，他們會慷慨的由黃牛街帶回半斤燒酒。

山嶺上，風咆哮着，捲着細雨，好像筆水漏子亂洒，濤聲，一陣陣蒼茫的落在山箐中。

一隊人爬在山嶺上，壽谷媽——一個摩西民族的女人，因年紀老邁，爬上山來，總是落後，一個人又不敢落在後面，拼命往上趕，山嶺還沒有爬過一半，她已經汗流浹背了。趕街人一個擠着一個，使勁搶上前，後面追着一羣獵狗似的，一個個懷着恐懼的心，脈膊加速的跳動着。好像半夜三更，走在荒僻的亂葬坑裏。

山路又滑，背子又重，趕街人矜持着，拼命的搶上前。山谷裏送來一聲聲野獸的嗥叫，把趕街人的眉毛，都豎起來了。

過了黑虎嶺。

趕街人鬆了一口氣，坐在山徑旁邊的石頭上，抽一袋雜拌烟，菸點乾把把。

看看天，細雨也住了。

趕街人的心，像撥開了雲翳的天，像透進了陽光的山洞，年青人開心了，提起喉嚨就唱：

「阿略哩——咯哩呼呼喂——」（此為摩西民族的呼嘯，不解其意。）

有人打着呼嘯。

「叫不得！小聲些！」

年老人囉嗦着。

「妹妹：只見風吹花落地，何消說，那見風吹花上枝。」

一個年青小夥子唱。

「昨天搶的是什麼地方，你聽說嗎？」

一個老年人問。

「聽說在仙狗嶺。」

「那末，還有一里多路呢？」

老年人嘟囔着，心裏堵上塊大石頭。

「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城隍廟，

燒香去吧，哎唷，哎唷。」

不知誰又唱開了。

「唉！望鄉台上摘牡丹……」

老年人又嘆氣了，但下一句總因為不吉利而不敢說出來。

「聽說牛天福的殘匪呢？」

對了。招安不完的，人不少呢，前幾天還搶小火山，小火山房子燒了一大半，擺紅旗啦（匪人稱燒房子曰擺紅旗）人殺了也不少。

「小火山隔仙狗嶺不是很近嗎？」

「三個蠻里。」

老年人聳聳肩膀，標泡口水，心亂得像狂風吹着的馬尾巴。

太陽由雲層裏，露出黃黃的臉，四週的雲彩，都染黃了，是那末黃澄澄的。天邊的白雲，放着亮光。雨後看山，眼是倍覺清興的，雨點在樹葉上，閃爍着，像早晨的露滴，像夕陽裏荷花上的水珠。

壽谷媽一顆心，跳呀跳的，冷冰冰的了。

「大理海際格子四角方，四尾鯉魚游際格四方……」

不知誰又懶洋洋的唱。

「格底！」（摩西話，站起之意。）

「幾囉！」（走了之意，摩西話。）

「喂——嘿谷多——日幾冷薄嘆——唉——」（摩西

調，有又走上征塵之意。）

一群年青人合唱着，聲音由岩殼裏反應回來，空靈的，惶忽的，嚴肅的落在山簞裏。是那末靜野，是那末哀悽

趕街人又爬上山嶺，年青人嘻嘻哈哈，老年人蹦蹦跳着

一顆心，緊鎖住雙眉。

一隊人又爬行在山嶺上。

太陽被黑雲掩沒，天又哭喪着臉了。

前面是濃黑的叢林，陰風慘慘的，年青人們的說笑止

住了，老年人也不敢嘆半口氣。一個擠一個，爭搶上前，脚步在山谷裏響着空洞而沉悶的回聲，怕人的，輕悄的敲擊着每個人的心扉。

壽谷媽，心在嘴邊跳，龐大的身軀，顯得十分笨拙，走起路來，更感吃力，兩條翻凸出筋的腿肚上，好像拖着幾百斤重的東西，一雙通紅爛邊的眼睛，乾暍乾暍的。他担心着，會出什麼亂子，不是嗎，早晨由家裏動身時節，女兒硬不讓來，拉着哭嚷，現在來是來了，不致于會不吉利吧。忽然她骨頭都疏起來，接連打了兩個寒噤，面前就是仙狗嶺了。

面前就是仙狗嶺，人們在互相交看的目語中，互相告訴了。

「阿爸喂！喜惹嘆喂！」（摩西話，阿爸呀！怕人呀之意。）

一個摩西婦人驚叫了一聲，用手蒙住眼睛。

濃黑叢林的旁邊，丟着兩個血肉模糊的屍體，在高上敬着四五隻老鴉，貪婪得見人來了也不害怕。

壽谷媽不敢看，轉了頭，心好像是用竹子皮戳着。趕街人一個個爭跑上前，心怪慌的，好像在夜半走過殺人的

刑場。背子也輕了，兩腿也有了力氣。

一陣狂風，樹林搖着積雨，的打的打的，欺擺着，唵唵！唵唵的響。

叢林裏嘩的一聲，趕街人不要命的亂跑，怪聲怪氣的叫着哭着。

一隻狗熊，由叢林裏跳出來，見着人，跑向山嶺高處去了。

趕街人見是狗熊，才鎮定下來，鬆一口氣，心還是撲通撲通的跳個不住。一鴉虛驚，趕街人更緊張了，好像聽見了鞭聲的牛羣。

到叢林的盡頭。

關口終於過來了。趕街人才感覺到橫身疲乏，但恨不能很快的再走遠些，於是大家都急促的邁着步。

翻過山頭，已望見冷水溝了。趕街人的心，這才放鬆了。但忽然間又起了一個念頭。

「一來是過來了，可是回去怎麼辦呢？」
於是趕街人的心上，又壓上塊大石頭。壽谷媽剛放開的心，又縮緊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改舊作

收到圖書雜誌誌謝

（本表自五月一日至六月一日止）

時論	第五十一號	——	第二卷一期
初陽	第一卷五期	——	——
火花	第一卷一期	——	——
現實	第一卷一期	——	——
詩歌雜誌	第一卷三期	——	——

滇黔月刊	第二卷一期
北大週刊	第一卷一期
沙風	第一卷一期
文谷詩刊	第一卷一期

活屍

蕭 楓

時針已經指着十點三刻了，宴會還沒有散，最末一碗大菜已經獻了上去，棹面上杯盤狼藉的，洒滿了酒和菜湯；其實時候已是初秋了，屋里的空氣，竟被鬧得悶熱，酒味到處瀰漫着，烟絲在空中徐徐的繚繞，縱情的笑聲不斷的衝到外面來。

「乾一杯！乾一杯！」劉校長醉醺醺的，滿面喝得通紅，舉起酒杯向坐在陪位的一對夫婦說：「我生來就不會客氣，兩位主人再陪我乾一杯！」接着一陣不自然的狡笑。

馬上騰起一片哄叫：

「乾一杯！乾一杯！」與緻都又高漲起來。

男的也有些醉意，隨即把酒杯高高的舉起，女的在下面用眼輕輕碰了男的一下，一面非常抱歉似的陪笑說：

「對不起！我真不敢再喝了……」

「不成！不成！」

又是轟的一聲，好幾條嗓子一齊叫出來。

劉校長故意的沉下面孔，把酒杯放下，剛剛碰到棹面的時候，酒杯歪了一下，幾乎把酒都洒出來。

「好好，主人已經不陪了，怎麼好意思再喝呢？算了

！算了！」

喉嚨里咕的一聲，兩片厚嘴唇撇起來噓了一下，一股酒氣直衝出來。英子的眉毛微微繃了一繃，把臉扭到一邊去，和女主人對看一眼，不自然的笑了一笑。

「對對，兩位主人應該陪着乾一杯！」天佑裝得很理智的說。

劉校長又世故的笑起來，一手按在酒杯上，把頭歪着，故意把聲調放得很溫和的說：

「這樣也好；女主人不喝也可以，不過男主人得陪我

乾三杯！三杯！」

「好！好！」大家都又哄叫着。

男的很體貼的看了女的一眼，用一種英勇的堅決態度叫着：

「好好，乾三杯！乾三杯！」

大家顯出一種忍不住的笑容，靜靜屏息着聲音。

男的連連喝了兩滿杯，女的便搶上去說：

「好，我喝了這一杯！」

用一種非常敏捷的動作，她把第三杯乾了。

全屋沸騰起來，笑聲掩蓋了一切；女的便顯出非常忸怩的樣子絞着兩手。

劉校長歪歪斜斜的離開了座位，傾靠在沙發上，左手

捏起烟捲，右手接過夥計遞過來的毛巾，拼命的在漲紅的臉上擦了幾下，嘴里嚼嚙着：

「謝謝，謝謝，真痛快！」

一邊抽出一根火柴，向匣子上擦着，火柴斷了，迷迷糊糊又摸了一根，用兩隻粗大的手指捏着，終於還是夥計替他燃着了紙烟。

「喂，天佑，吳校長今天爲什麼不來？我們才真是好對手！……」

「學生今天又鬧亂子！」

劉校長把微閉的醉眼睜開了：

「鬧亂子？鬧什麼亂子？」

「今天是九一八，學生又要示威遊行……」

「區！」劉校長不待說完，便厭惡似的叫起來：「我今天倒忘記了，沒有到學校去，這些孩子們真沒辦法，一天到晚鬧什麼救國，臉紅頸子粗的亂嚷，憑你們這些孩子們就會把國救了嗎？簡直是瞎鬧！」

劉校長說着說着，有些動火氣，他看看大家有的在喝茶，有的在抽着紙烟，只有兩位好像同情他的話，輕輕的點了兩下頭，此外便沒有人有什麼表示。

喉嚨里又咕嚕了一陣，重重吐出一股滿帶酒味的氣，大約因爲臉在發燒的緣故，用手拚命的搓着腮膀，一面又嚼嚙起來。

「中國人！哼，中國很多這兩種人，一種人是喪心，那便是漢奸；一種人是病狂，這多半是學主，什麼都不懂，總愛貼標語，喊口號，好像都是瘋子，其實有什麼用：……」

劉校長只管說着話，把半截紙烟向痰桶里丟，烟頭在痰桶的沿上翹了一下，終於掉落在地上。他隨即又舉起一杯茶，一股腦兒灌下肚里。接着又說下去：

「××兵佔領東北那一年，嚙！說起來已經五六年了！諸位一定還記得，咱們這里的學生也會狠狠鬧過一陣子，結果，結果還不是鬧鬧就算了，可是那個姓徐的，諸位一定也不會忘記——那個在報館里作事的徐子笙，他是我的同鄉，我認得，小夥子原來頂聰明，會寫文章，可是不知怎樣竟糊塗起來，自己是在社會上作事的人了，領着學生瞎鬧，每個學校的當局者都恨極了，結果被大家攻擊的太厲害，報館的事弄丟了！後來又跑到上海，這以後諸位大約不會知道，前天在另一個同鄉那里，聽說那個姓徐的——徐子笙被槍斃了！彷彿是爲了××紗廠罷工的事情！……」

劉校長說到這里稍微停頓了一下，接着憐憫似的說：「胡鬧固然不對，槍斃了也有些可惜，人很年青，頂聰明的……」

一個發狂了的青年，又在大家的記憶中活現出來，死彷彿可以原諒活人的一切，人們用一種同情的態度，談鋒集中在這個年青人的身上，議論慢慢拉長了。

英子很久在沉默着，意外的襲擊彷彿使她的神經不能自主，她用着近於祈求的聲調，向天佑低低的說：

「我們先走吧！」

怎樣向主人聲謝告辭，她都不大清楚，好像是逃脫一般，急忙離開了那家菜館。初秋的風，冷颼颼的吹拂過來，天佑替她把夾大衣的領子拉直起來，叫了兩部人力車子

馬路上的行人漸漸冷落了。電燈在兩旁放射着微弱的光亮，無線電的播音正放送着最後的節目，汽車不斷的在後面吼叫，又超過前面去。

剛從一個熱鬧的場合走出來，初秋的夜晚又顯得特別淒清，英子的腦部熱烘烘的，心里彷彿失去一件東西似的，忍不住那種悵然的情緒。

空中佈滿了銀色的星點，稍稍顯出灰白的銀河，斜斜的橫在天上，望着遠不可及的夜的太空，英子的心，被那殘酷的回憶攪亂了。

二

五年前的春天，正是丁香盛開的時節，滬戰已經結束了好久，一個緊張的時期過去了。中原依然是歌舞昇平，人們好像麻木了似的忘去了一切。

位置於黃河流域的這座古城，特有的氣候便是多風，城外三面都被沙土包圍着，黃風一吹起來，沙土便到處瀰漫着，對面看不見行人，屋里的每一個角落都蒙上一層黃黃的沙土，吃着飯菜會嚼出一些細細的沙粒，倒一杯開水會有一層厚厚的沙底，人們厭惡的詛咒着，一星期之中總有一兩天這樣可詛咒的日子。

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剛剛落過一陣小雨，空氣是清新的，剛被洗過的樹葉兒，綠油油的顯得非常純淨，微風吹動着柳枝，一搖一擺的輕拂着。公園是擠滿了遊人，在古城外偏僻的叢林里，有一對年青的男女緩緩的走着。

男的停住了脚步，把頭稍稍揚起來，清瘦的面孔上，

兩隻大而黑的眼睛放射着銳利的光亮，用着堅決的口氣低低的說：

「走！一定到上海去！」然而又像辯護似的解釋着：「不是說在這里沒有工作，可是在上海方面現在也有很多要作的事情。」

女的臉色很沉鬱，手里不住的舞弄着柳枝，在沒有一點裝飾的面孔上，顯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也好！……」彷彿要說下去，可是停止了。

「不過，」男的稍稍猶豫了一下。接着說：「你應該克服自己，你常常還免不掉感情用事，在工作上是有好處的，你對大琳的態度要和過去一樣，你們已往是最好的朋友，現在的思想也並沒有衝突。」

女的好像要說什麼，微微啓了一下嘴唇，但是沒有說出來。樹枝上有一隻鳥兒唧唧的叫着，她好像想把男的注意力分散過去，把手里的柳枝，向那隻鳥兒隨便揮動了一下。

「英子！」男的注意的聽她要說些什麼，這時微微有些失望，便低低的叫着。

女的很快的又把靈活的眼睛，盯在男的臉上。

在靜靜的對談中，太陽在雲縫里擠了出來，射着溫煦的紅光，塗在綠油油的樹上，地面顯出一叢陰影。

……

就在那一年的冬天，那位男的又悄悄的到古城里來，那是有些近於詭密的，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一年前在報館里作事因為救亡而被革職的徐子笙，在人們的腦子里漸漸的淡漠下去了，很少人知道他的去處。

英子照着信上寫的地址，找了許久，才彎彎曲曲的找到了，是一家小旅館，位置在古城東南角一個偏僻的小巷里，英子在掛着的旅客姓名牌上，在徐字下面看看那個生疏的名，和自己信上一樣，便向坐在櫃房里的胖傢伙說明了來意，那個人便破鑼似的喊起來。

子笙猛的吃了驚，將正在看着的書拋在床上，才想起一定是英子來了，非常敏捷的把沉重的厚風簾掀開，臉上浮出一種掩飾不住的歡欣，招呼着英子。

「這個地方真難找！」英子進來便這樣說着。

「倒是很僻靜！」

趁着子笙在整理炭盆里的火，英子巡視着這一間房子，小小的，可是還很潔淨，一張床便佔去了二分之一的地方，挨窗放着一張抽屜棹子，上面放着幾本書和一支鋼筆。被子亂堆在床上，茶几的下面，塞了一隻手提箱，笨大的火盆架放在床前，只留下一塊不夠轉動身子的空隙地方。

英子坐在茶几旁邊的椅子上，一個小夥計進來沏了一壺茶便出去了。

「大琳不在校里嗎？」

大琳和英子是同學，因為她和英子的父兄都有着很厚的交情，所以她們自幼就在一起，兩個小姑娘就像一雙和好的小姊妹一樣，非常的親熱，她們在小學里就是同班，上學回家總是一道的來去，她們的名子常常被新來的同學叫錯，有的把大琳叫英子，有的把英子叫大琳，新來的同學於是被舊同學笑的氣惱起來，然後才能罷休，可是也有很少的例外，一個因為病了或者別的緣故不能到學校去，

那一個便沒精打彩的在教室上聽講，遊戲的時候也總是痴痴呆呆的提不起興趣。她們在同學的心目之中也是不能分離的。

小學畢了業，英子的爸爸到南方去做事，要帶她到南京去，她不肯，便和大琳又一塊進了中學，如今高中都快畢業了，兩個人還沒有離開過，更像一雙懂事的姊妹一樣，一塊兒用功，一塊兒運動，功課都做得很好，而且養成活潑健壯的身體。

英子最先和子笙認識，是在一個集會上開始，慢慢的來往起來，大琳接着也和子笙熟識了。她們之間的感情，子笙也很明白，可是有一次，她倆彷彿有了意見，鬧得好幾天都不說話，後來還是子笙給她們和解了的。

他們分別了一年，却不斷的通信；像一雙姊妹一樣的影子，常常在子笙的腦里出現。現在又到古城里來，却是英子單獨一個人來看他，覺得有些奇異，所以不經心的問，然而出他意料的，英子竟因此不快起來。

「他一會兒就會來！」英子的口氣很難聽，好像恨着什麼似的。

子笙一楞，有些詫異。英子的性格他是曉得的！——一個倔強的女孩子，聰明，勇敢，熱情，高傲，對於將來有着青年人所免不掉的過高的幻想。可是對子笙向來沒有這種態度，有時縱然有些不快，也只是沉默着不大言語，從來沒有向子笙發過脾氣的。

「我想你們會一塊兒來看我。」子笙喃喃的說。

「你很喜歡她來，是不是？」

子笙覺得很窘，馬上感到自己的心好像顫抖了一下，

但盡量裝得坦然的樣子：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

「我才真不懂！」英子憤然的說：「這一年來你給我的信都是她轉的，我們什麼都沒有避過她。可是你給她的信，她從來沒有讓我看過。……她對你很好，你時時沒有忘了她，你應該坦白一點，你說……你們到底是什麼關係？……」

子笙沒有料到英子會這樣問他，情勢彷彿十分嚴重，然而他還是盡量裝出很沉着的態度。

「這很明白，她是你最好的朋友。」

「那麼她是你的什麼呢？」

「現在說起來，自然也是朋友。不過你應該相信，而且你們是最好的朋友，她對於我們不會有什麼損害。」

「我不大相信。」英子並不費力的輕輕說出來。

「坦白的說……」子笙稍稍有些憤然了：「已往我對於你是過于相信的，所以覺得你一定瞭解我，現在看起來是不能那樣大意了。」

「我也不妨坦白的說……」英子倔強的把眉頭略略繃了一下。「過去以及現在我都十分的愛你，可是我從來沒有相信你，我不相信你會永遠不變的愛我；比如說你這一次來也是出乎我意料的……」

「可是我竟真的來了！」

「不過……我不相信你是爲了我，我疑心……」

英子說到這里，那個胖傢伙在外面又破鑼似的叫起來，接着大琳掀開簾子進來了。

猜忌是破壞情感最有力的武器，過去那種赤誠的信念

動搖了，雖然他們表面上化除了誤會，終於像隔着什麼似的，心和心的距離慢慢遠了。

在一個淒冷的夜晚，北風瘋狂的怒吼着，天是黑沉沉的，雪花不住的飄落下來。子笙又攬着他的手提箱子，懷着一顆淒苦的心，離開了這座古城。

三

時光不停的邁進，季候也飛快的輪轉着，又是一個隆冬，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風捲起來了！救亡的急流由隱伏而澎湃，全中國的城市與鄉村怒吼了！

古城復活了！人們都興奮着，無數的人群，結成一條洶湧的洪流……

當局惶恐的解勸着，壓抑着，急潮漸漸的緩和下去。無數顆焦急的心，都在期待着一聲信號，四年來的血債沉重的壓着人們的心，屈辱使每個人都憤怒的顫抖着。

運動剛剛平息下去，救國會在這個時期里又可以公開的活動了。天佑便是學生聯合救國會里重要負責人之一，把每天全部時間都化在聯絡全市各校同學的事情上；英子也是學校代表，這期間他們的來往比較多起來。

天佑是這座古城里唯一的大學里的最高年級生，有着事故的經驗和會說話的嘴巴，於是在救亡運動中以一個英雄的姿态而出現了，他有着不可一世的氣概，在這個古城里自居於救國領袖的地位。在每一個大會上都不能夠沉默，反覆着自己的意見；時常把聲音提得很高，用拳頭擊打着棹子，在熱烈的鼓掌聲中，像一個勝利的英雄一般緩緩的跨下講台。

在平時，天佑以救國會幹部代表的資格，不斷的參加小組會議，而特別喜歡參加的就是英子她們的一組，在學聯救國會里他時常在苦心孤詣的想左右一切，已經引起了同志們稍稍的不滿，又特別喜歡參加女會員的小組會議，所以更引起許多人的反感，可是爲了挽救這垂危的民族，唯恐內部發生分裂，所以大家都隱忍着，沒有一點表示。

新年過去了，不久便到了寒假，同學大半都離開了古城，在這個時期里，當局看準了機會，向救國會給以猛烈的壓迫，有好幾位留在古城里的總會負責人，都有被捕的消息，天佑這時是在鄉間的家里過冬，用着非常關心的口吻，說了許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寫信勸英子不必再担任什麼職務，結論是非常滑稽的，字旁還加上雙圈，那是說：「我們要以決心服務民族，因此應該爲民族而珍惜自己，救國不一定要担任職務，否則如有不幸，那將是民族的損失。」

經過這一次摧殘，救亡的急流又隱伏起來，集會活動都非常困難，在這艱難的時期里，天佑和英子的戀愛却特別活躍起來，不久便傳出了他們訂婚的消息，因此天佑對于救亡的怠工，引起同志們劇烈的不滿。

就在這一年的夏天，天佑有了三樁喜事：第一是在大學里畢了業，第二是榮任××中學的教務主任，第三是結了婚，不消說這新婚的太太便是英子，生活像無波的春水，溫柔而又平靜。

照例，六點鐘太太便先起來，丈夫側面倚枕，眼皮半開半合的看着太太穿衣下床。照例，太太梳洗完了，時間

大約七點左右，丈夫才坐起身，首先打個呵欠，朝太太笑一笑，接着再舒適的伸一下懶腰。這時太太便把丈夫要穿的衣服拿過來。

照例，侍候丈夫吃過早點，送丈夫往學校去，然後再吩咐老媽子出去買午餐，于是舒適的長出一口氣，便靠在棉軟的沙發上，照例的隨意翻看着剛剛送來的報紙，靜靜的，也許有些寂寞的等候丈夫再從學校里回來。

日子就這樣打發過去，當丈夫的感到無限的滿足：用盡自己所有的溫柔，體貼着年青的太太，有時近於一個爸爸對于女兒那樣的關心，注意到最微末的地方。

當太太的除過在傍晚陪着丈夫到外面走走，自己不大歡喜出去，可是日子久了，天天都悶在家里，慢慢便感到煩膩，起先連朋友都不想來往，漸漸覺得朋友都好像把自忘掉了，於是又盼望着從前那些同學們能來玩玩，隨便談論着過去，回憶之中，又彷彿有一點感慨，覺得已往那種活潑的精神現在沒有了，沒有了又不免惋惜，於是漸漸覺得生活的平淡無奇，連一個夢都沒有。

這一天，丈夫要往學校去的時候，特別告訴英子說不久之前剛結婚的崔和史今天晚上要請客，這些被請的客人都是在他們結婚的時候有着職務的朋友，英子是他們的女婿相，所以也是被請的客人之一，可是已經六點鐘了，還不見天佑回來，英子有些着急，想親自到學校去看一看，正在吩咐張媽的時候，外面有人打門，進來的是天佑，好像很疲乏的樣子，進屋來便倒在沙發上。

「怎麼啦？」英子急趨到天平的跟前就心的問。

「疲乏極了！和學生鬧了一天！」天佑頹然的答着。

「爲什麼呢？」

「今天是「九一八」啊！」

英子這時才明白了，怎麼會把今天的日子忘了呢？最初聽了天佑的話，還以爲學生是給天佑鬧什麼的。

「這些孩子們！」天佑氣憤的說：「他們居然不聽我的話，二年以前我們是學生運動的領導者，誰不聽我們的話呢？他們這種舉動是沒用的，所以我要他們冷靜一點，仔細的想一想……」

張媽捧了一盆水進來，天佑便站起來去洗臉，彷彿還有些話沒有說下去。

英子想說什麼，可是沒有說出來，而且也不知道怎樣說出來才好。她的確仔細的想了一下，然而她不能同意天佑的話，如果天佑不是擔任學校里的重要職務，她幾乎至少勸他不要管這樁事情，她想着兩年以前，自己的先生們也有說着那樣的話，可是自己無論如何都不能心服，爲什麼呢？爲什麼自己的國家快要被滅亡了，自己不能說出反抗呢？

沉默在他們這個幸福的家庭里是不常有的，可是今天英子好像有着濃重的心事，她突然覺得他們的生活是可怕的，漸漸要走上殘落的道路了！她無論如何不能同意天佑

的話，那話在二年以前曾經是她所深惡而痛恨的。……

四

轉過一道冷落的街，又到一條寬闊的馬路上，初秋的風，迎面吹襲過來，帶着濃重的寒意；車夫吃力的向前街馳。

突來的消息，像一陣暴雨，把平靜的湖水擾亂了。英子的心里充滿了悔恨與哀愁，一個明晰的影子，不住的在眼前閃動，她苦痛的擊了一下頭顱，一種覺醒的意識浮現出來：「他是爲真理而死了！而自己……自己是這樣的活着……」

什麼時候走上自己的街門，她都沒有覺得。張媽出來開了門，她迷茫的走進屋里去，傾倒在沙發上。

「你病了嗎？」天佑吃驚的走向她。

她猛的覺得一陣心酸，淚珠從眼里滾落下來，嘴里喃喃的說：

「我……我已經是……是一隻活屍……」

天佑不知所以的望着她。

外面的風更尖銳的叫起來！

某日

李欣

某日，在古城西南方一個小站上。

裏沙的黃風攪着機關車吐出的黑煙把天空抹成疲勞的臉色，給匆忙生活着的人們一種不安情緒。靠車站票房的側面，某國憲兵隊駐紮在那裏的紅油房頂上，高懸一面營旗，傲慢地隨風飄揚着。在月台後方：那條東西正街上，搭着席棚的各種舖子裏，蒼蠅和微賤的人們爭逐着地盤；許多商店門口貼着「胃活」，「老篤眼藥」，「太陽牌膠皮鞋」，「大學眼藥」等廣告招牌，看來使人起種異國情調。沿街有一條臭水溝，幾個笨重的黑豬在那裏用嘴巴拱着淤泥，牠們身旁拋着一些仁丹盒和包糖紙等廢物。

飯舖夥計何四從城裏辦事回來，衝風騎車子，出了一身臭汗。剛到站東頭，那裏空場子上有十幾個外國兵在打棒球，他想停下來休息會兒，同時參觀一下子這洋玩意。不料才下去自行車，淘氣的小球竟直奔他而來，像鐵塊飛向磁極一般，把他嚇了一跳。何四討好地放倒車子，把那棒球撿起來，好奇心使他偷捏了一陣兒，用勁擲了過去。誰知力量用偏了，球並未落在場內，立刻他聽到了惡毒的罵聲：

「巴憂……」

何四雖然聽不懂這話的意思，他聽這聲音和牠差不多，總不是一個好字眼，就悻悻地騎上車子，喃喃說道：

「你他媽的×洋鬼子，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人！」

從××兵營門口過時，他憤恨夾着蔑視地向那營旗一瞥，心裏不覺着不舒服，正如同看到站牌子上添寫的鬼字一樣。他記得那位貨票司事——張先生一天晚上在他們飯舖裏說的話來：「要是中

國人有志氣，早死絕了！憑麼中國車站受他們管理，車皮數目和來往車輛都給他們做報告呢？」但兩個月過去了，張先生還沒氣死，而小車站又改變了情形：市街上連一個中國兵也沒有了！

這時，從他身旁跑過去兩匹駿健的白馬，騎背上坐着穿黃呢制服的兵士，馬鞭子擦着何四的耳朵，熱辣的痛。

何四咬了咬牙，頭也沒回——「好漢痛在心裏」。

一家門口，幾個肥胖的高麗蟹子在那裏說笑，縱慾的憔悴蒼白的面孔上，塗着極厚的白粉，配着血紅色嘴唇，顯得那樣怕人！她們笑着，哼着小曲，不時地和街上走的軍士打招呼。聽到熟客，就鴨子泗水似的跑向前去，在大街上調笑着。何四走過那裏，厭惡地唾了一口唾沫。在他的印象裏，高麗人沒有好東西：男的賣白面，女的當窩子，都像蛆一樣的討厭。他簡直不懂高麗人爲什麼不幹些正經事，却跟着×洋鬼子來中國瞎搗蛋。

不願看那些紅綠招牌，走過去富士館——所謂御料理的門口，就到了自己舖子。他把車子放好，立刻到坐櫃的徐掌櫃那裏交帳，以後他搭訕着說道：

「我走到站東頭，碰着十幾個外國兵在那裏玩球。」何四手指顫動了一下，似乎硬朗的球在掌心握着哩。「球跑到我腳跟前，我好意替他們撿起來，扔過去。他媽的，把好心當作驢肝肺，他們罵我巴巴！我真氣……」

「不用廢話！」徐掌櫃邊磨墨邊說：「你到後院裏瞧一下，你家的全搬來了。」

「什麼？」何四大吃了一驚，不相信地重複問着。但這時別個

跑堂的報起帳來，徐掌櫃拿起破毛筆在流水帳本上畫着，沒工夫和他講話。於是他懷着疑懼的心，似跑非跑地到後院去。

一眼望進院裏，在槐樹下，他的女孩子正領着兩個叔伯弟弟模倣做火車，「嘩嘩」地繞着樹幹跑。

「嘩嘩：撲次，撲次……」

「死了頭，跑什麼！」

「爸，你到那裏去了？媽和大媽在屋裏呢。」

他說開孩子們的糾纏，預感着將要降臨的災禍，冷着面孔走進屋去，這本是舖子裡夥計們睡的地方，被褥衣服滿炕拋置着，靠窗的小桌上放着一把破茶壺，兩個泥碗，窗台上有些碎煙蒂和一本三俠劍：總之各處都是亂七八糟。就在這不順眼的炕頭上盤坐着兩個中年婦人，滿身泥土，憂鬱勞苦使她們失去紅潤的臉格外顯得衰老，憔悴。較老那一個這時正在檢點包袱內的衣服，口裡不住和乳着嬰兒的婦人說話：「……東院大伯子說：幾天就操演完了，那時候就可以回去住。可是這種荒亂年景，誰敢說後天的事情怎麼樣……」

當說話的女人看到何四時，身子往前一探，帶着勉強的微笑說道：「你到城裏去了嗎？我們……」

「怎麼不在家裡住着，都跑到站上來呢？」何四很嚴重的疑問着，宛似法官審問犯人的口吻，但心却要凝成冰塊，因為他剛聽到的幾句話已經明白了。

「外國兵要打野操呀！」何四的老婆用悶啞的嗓子回答。「我們家裏房子昨天也黏上紅貼子，大伯子說是上面寫着「X軍休息所」，家裏不能待了，我們想了一想，只好先搬這裏住幾天。」

「窮光蛋怕些什麼！他們打他們的野操，我們……」說到這裏何四停住，聽着站台上傳送過來的一種軍樂聲音，激怒變作憂鬱了，搖着頭嘆了一口氣。「搬到這裡又怎麼辦呢？飯舖子那有地方住這麼多人的呢！」

妯娌們沈默了，他們像小虫攪在破碎的蛛網內，急懼的心情盤據住脆弱的心，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何四周圍掃射了一眼，問道：「嫂嫂，大哥呢？」

「我們出來只帶出來幾件輕軟衣服，別的笨重東西全丟在家裏，怒大哥不放心，他在家裡看門。」

「他們要是在村外打野操，你想會讓他待在那裡呀？」可是哥哥不守在家內有什這別的辦法，他却想不出來。「村裏人全搬光了麼？」

「還有幾家沒處搬的……」

「好，你們先待這裏吧。我到前面去，舖子裏的事忙着呢。」

他走出門來。但使他憤怒的是院子內不見了三個小孩子，準是——「又他媽的撒野去了，難種操的。」

到前面，瞧見舖子門口正逼着外國隊伍，蠻橫的陣容裏最令人注目的明亮的刺刀和釐形的手槍。飯舖這般人雖然是繼續幹着事情，但全感受到一種没法比仿的壓迫。他們這時失去了看看畫片的優閒心情，却是懷着鬱集的憤怒忍受着「一步，兩步，三步……」在心頭踐踏。

「滾開！」X軍官飛起了皮靴踢着一個小東西。

「哇——」那小東西退了兩步，撞在桌子腿上，又倒了下去，接着大哭起來。許多中國人剎那間集中了視線，把自己悲憤之心攪在一個孩子的哭聲裏，心頭上支起同一的問號。何四剛放下一個水碗，瞧到這個情形，突然驚喊道：

「全祿！」

他跑了出去，費了不少麻煩，才抱起來那在痛苦裏滾打着的侄子。

他咬着牙審視着全祿身上的傷：頭皮擦傷了，摸着頭髮濕黏黏的；更嚇人的要算是胯上的青紫一塊，已經腫起來了。何四低聲勸着：「全祿，別哭啦！讓叔叔把你抱回屋裏……」他的聲音被哭號吞

沒了，一點也未生效。他穿這小生命的哀鳴聽去，是窸窣的皮鞋音調和生疏的笑聲——

何四手一鬆，侄子又落到地下了。他站了起來，凝視着一片黃色背影，心裏像被利刃攪着。漸漸地，他的視線集中到一些東西上了，那是××軍士背後的隨形槍和發亮刺刀，使他在憤怒裏感到莫大的空虛。這時，小女孩子拉着她父親的衣裳，說道：

「爸，大媽……」

「去你媽的！東東西。」

拍——，把掌落在女孩子頭上，她哭了，爸爸噙着眼淚注視着遠處。但不久他聽到了嫂子的啜泣聲，使他有點不耐煩，就轉回頭說道：

「站開，嫂嫂，讓我把他搬到店裏去吧。哭有什麼用處呢？反正是用腳踢了！」他抱起哭得聲嘶力竭的侄子，邊走邊說：「這還不是用腳踢，他要是用刺刀戳死你，不也是活該！」

把全祿放在炕上後，兩個女人先把他頭皮的傷口用布條纏住；又揭開衣服看膀上的傷，腫的部分像個小拳頭，是烏紫的顏色。她們剛一摸到那個地方，孩子就痛叫起來。

「他們那裏是人呀？狠得像羣瘋狗。」

「全祿……」媽媽又哭起來。「別哭啦！咱要是不跑出來也許沒事哩……都怨你爸爸……他……」

「爸，」女孩子忘記了剛才爸爸的責打，討好地跟爸爸講：「我跟全祿站在一塊兒，他……」

爸爸那裏有心聽她的報告，嘆了口氣走出門來。到院裏，騰到頂空，有一隻鐵鳥在盤旋，兩翅都帶着紅點，它那種閒散的神氣使何四覺着格外刺眼。他忽然感受到一種絕望的痛苦，像個難免陷於凶惡的鷄子可以捕獲的境地，毫無逃脫的機會一般，對着自己的命運發抖。

「老大爺，到處都是他們呀！」

他剛回到前面，就見哥哥從鄰裏來了，胳膊間夾着一捲東西，滿身全是灰塵，脚步匆忙得很。他進來門就和徐掌櫃打着招呼：

「徐掌櫃，生意好！」

「何山哥，你好，從鄉裏來麼？」

「好！好！……」兩人臉上全浮上苦笑！

看到了弟弟，急忙問道：「他們全來了麼？」

「來是來了，」何四冷冷地說道：「來這裡不是一樣麼！聽說說你要待在家裏，又跑來幹麼？」

何山看弟弟的態度有點奇怪，但因為心中忙亂，所以毫不在意。一面拿手巾擦汗，一面說道：

「到後面來，我告你說。」沒有走上幾步，就迸出來嘴裏那句話：「鄉裡不能住了！」

「那我知道。不過那鄉裡能住呢？」

哥哥驚異地看着弟弟，覺到這種說話的態度很生疏，在平日他一定會生氣的；但今天，他低聲問道：

「這邊又出什麼事了？」

何四沒有答話，眼睛發呆似地注視着前面。進了後院，他指着屋門，說道：

「全祿在屋裡，你去瞧吧！」

簡直被弄得糊塗的哥哥進到屋裡去，大家都楞了一下。兄弟媳婦本是坐在全祿旁邊，急忙向別處躲開。何山走到老婆跟前，問道：

「全祿怎麼了？」

「他叫××兵踢傷啦！」小女孩搶先答着：「我們在舖子門口站着，看過隊伍……」

「要緊麼？」何山又問道。

「頭上擦傷一小塊，沒什麼關係；膀上踢得很重，不知道骨節動了沒有。你怎麼來了？誰告你說全祿受傷的？」

「沒人告訴我這事，就有也不能跑這麼快。我是因為一些帳本和文契，攔在家裡不放心，特別送來給你們帶着。」他說罷就把那捲東西交給老婆。

「我這你還是也來這裡住吧，在鄉裡……」她看到全祿，話說不下去，吞吞吐吐地結束着：「住在一塊好……誰也不操誰的心……省得……」

「家也不能丟開呀！多少人沒地方搬，可怎麼辦呢？天下太平，到那裡也不能睡安穩覺。我還得趕快回去，莊稼戶看家要緊！」

「這怎麼辦呢？」老婆指着受傷的孩子。

「咳！」

外面的車站上這時開到了一趟客車。它停下後，從車門口又吐出許多黃呢制服的軍士。冷靜的月台重新熱鬧起來，但又是一番景况。膏藥旗傲慢地隨風飄揚着。

一九三六於北大

上元節

矢 鋒

和去年一樣，大年初一到現在，不過半月的光景，就下了兩場大雪。老百姓們都以爲要「瑞雪兆豐年」呢，其實是却得其反，自己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的痛苦起來。他們的憂鬱的心情，爬到臉上，深深地感到生活的艱困；但是，他們不能解答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他們也只有勉強強強地吃，勉強強強地過活。

太陽照例的從東海里爬上來，在朝霧里露出了面孔，邁過大河開的水聲，和溫柔的春風的歌唱，奏出了大自然的交響曲。

這條河叫做上清河，是打北山里來的，曲曲折折的不知經過了多少崎嶇，好容易才流到這里，沒有停，還繼續着流去。也就是因爲有了它的原故，一年四季里，農民們可以隨時灌溉田地，永遠沒有感到旱災的苦痛。縱是有了水災的話，也決不像長江發水的厲害。親切點說，它就是這帶居民的乳娘，滋養着他們。

離開東不遠，是一帶綠林。竹梢上被白雪壓低了頭。竹園里住了幾個人家，人們把它叫做小李村。和竹林相毗連的南端，是一抹平鋪的長畛地。據說，是這一帶最好的土地，誰家有十幾畝像這樣的地，在這個村里不說是財主吧，也要得算是大康之家了，甚至於有一夜不能閉眼的麻煩。

水從開再折而往西，曲折的抱住田家莊的東部，又往南流去。這個村莊是該縣城北的邊防重鎮和交通要道。尤其是和山西往來的間棧，打東邊的關爺坡和西邊的校尉營下來的糧食，都要在這里糴糶的。也就是因爲交通還便利的原故，人民似乎還有活動的餘地。

這條山就是曹孟德登過的太行山，它是那麼的偉大，它作了山西和河南的分水嶺，現在它底身上還披着白雪，沒有消化，驟然看起來就好像一條蜿蜒的玉帶。

莊東南角，在河底西岸，立了一座傲然獨尊的大閣，是三層樓。樓板不知道什麼時候叫偷去了幾塊，現在下層住的是叫化子，上層是灰色的鴿子；牠們也瞧不起泥土做的神像，竟把糞便拉到魁星爺底頭上。

空曠的美麗的原野里，有野狗和拾糞的搶着一舖熱糞，還有許多借着去田家莊看戲而到親戚家找飯吃的人們，在路上匆匆地走着。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年青青的小夥子同着幾個學生，走出村外，很熟習地奔向閣上，好像這里就是他們底團聚的所在。他們在這上面可以自由的呼吸，自由的歌唱，自由的談着不願被人聽見的話。

他是一個較有心思的孩子，用現在的口吻說，就是以前進思想的青年。他在學校里對同學是極和藹的，在家鄉也從來沒有裝出自己是見過世面的人，街旁鄰居們，沒有

不敬愛他，沒有不對他有着好感；再加上他說話時，又是非井有條有聲有色，所以同誰也說得着，誰也信任他。可不知道這也正是他接近人的最妙的手段。每逢談話的時候，他會很機警的夾些鄉民應該有的知識，和他要說的話。所以村里的人只要是他談過幾次話的，就會知道些國家大事和外面的情形。比如，當東北失去的時候，他把他們底愛國的情緒，鼓動得很高，尤其是那些失學的學生們，簡直有點不願離開他。這一年沒有見面，他們覺得異常不舒服，好像缺了些什麼似的。所以他這次的打北平回來，也的確是時候。老人們很喜歡同他談話，青年們更愛聽他從國防前綫上帶回來的救亡消息和各種情報。

自然囉，他這次的回來，不說是負有什麼使命吧，可是也給他們帶了不少的禮物，也可以說是他們切要的常識。他們更是興奮了，乘着過舊年的機會，把他們中間應有的組織和各種工作大綱，都弄得差不多了。

太陽升得很高的了，霧氣也漸漸消失。雪兒在房坡上，在街巷里，在竹梢上，在樹枝上，在太行山上，在田野里，開始融化了。一群飛鳥掠過去，作欣喜的尖叫。

他們底說話，也慢慢地歸到正題，空氣也緊張起來。「景春哥，三中空會不是開過了嗎？」

年紀最小而又最聰明的小毛，向那位漂亮小夥子說。「是的，開過了。結果怎麼樣，還不知道。可是我們知道西安事件要和平解決，各派的統一大約也不成問題。說到這里，我們不能不特別提出一個問題來，就是這次事件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這不能說不是我們老百姓的力量，這就說明現在的中國人民是不需要內戰了。大家認

定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對內和平」「對外抗戰」。誰違犯了民意，他是不會存在的。」

「那我們是不是該開一個慶祝和平統一大會呢？」他們底小弟弟樂得跳起來說。

「好弟弟，是呀，自然應當慶祝囉！」

「我正式提議，今天晚上玩燈時，我們都要參加，哼小曲，吹笛都可以。最好是我們借着戲台開個大會。」

一個十七八歲的小黑麻子正式的提出自己的意見。

「的確是機會，我倒沒有想到這里。好，只要大家願意，我們今晚就來個夜會。」

大體上說了個差不多以後，他們順便也把要演什麼，誰擔任什麼腳色都說了一些。

這台戲是火神會主辦的，因爲這幾年會裏的經費照例的不敷用，所以還得照例叫本莊的梆子戲，來熱鬧幾天。其實還不是給這些唱戲的趕嘴。據說過年時有人曾經調查過，在這個村莊里有二分之一以上沒有蒸饅頭。破產的恐慌，襲擊着每個偏僻的大小村莊。人們只有愁苦，沒有喜悅。

但是，他們爲什麼還要唱戲作樂呢？這不是浪費嗎？省下來的錢給沒吃的人不好嗎？是的，可是還要明白鄉下人的心理，尤其是沿山一帶的不開化的人們，直到現在爲止，雖然也經過破除迷信的宣傳和拉神像的強迫行動，可是迷信的還是很多，以爲神可以解決他們底難題。

說到這里，還有個最可笑的故事。

是去年這時的前兩天，因為沒有錢，同時地皮上也不安定，幾個會首打算不唱戲，只搭個較好的燈棚。正在醞釀這個問題的時候，大概有個會首病了，於是有人就大放其詞，說某某不願給火神爺唱戲，便害起病來，這是老爺的靈驗，於是誰也再不敢說不唱戲了。

一條南北的大街，南頭搭着一架燈棚，北頭是大廟，廟前便是戲台。這條街今天却整理得很齊整，不像平日的抗辯，來往的很多是穿着新衣服的女人和小孩子們，路旁還加上些彩燈。

台前是黑壓壓的一群觀眾，女人都坐在一叢站着的觀眾的後面。有時前面的觀眾像潮水一般擁到後面，有的故意衝向女人叢中。因此，男人們底狂笑聲，女人們底尖罵聲，和老婆們底棍棒聲，以及孩子們底哭喊聲，鬧得一塌糊塗。

今天還好，雖然也擁擠了幾次，可是隨時就平靜下去了。也許是因為有許多壯丁和偵緝隊們在鎮壓着，沒有鬧出什麼事來。

戲是正唱到好處，那麼多人竟會那麼靜，壓軸子的大戲「賣油郎」上演了。

「老弟，怎麼樣？還是外邊唱戲的！哈哈！」

偵緝隊長拍着景春底肩膀，很興奮地說。

當大區在這里時，隊長也在這里住，因為附近的土匪太多了。現在區署搬了家，他也跟着走了。正因為他在這里住過相當長的時期，所以景春和他混得很熟。

「好！不錯……」

景春笑着答道，似乎沒有說完，被一家油房掌櫃截住

了。

「在北京常聽戲吧？那里真是地道貨。」

「間或也聽幾次。」

「聽過梅蘭芳的沒有？」

掌櫃是梅蘭芳迷，當年在外面做生意，曾經爲了聽梅蘭芳，特別跑到北平一趟，所以現在一提梅蘭芳，他就又興奮起來。

「田掌櫃可真是梅蘭芳迷，什麼時候咱們要得再聽他一次。」隊長也笑着說。

「好呀，過幾天我們一塊走吧。」

這一句話，博得全屋的人都哄笑起來。

鬧得把門外坐着的人們底臉，都調過來，一齊朝屋里看；但是，不知道到底爲什麼，看了看，又把視線集中到台上去。

突然，戲台前邊的人頭，波連波地滾過來，一批又衝到女人叢里了。還有人放縱的狂笑着。

「你娘那屌！你們就不是來看戲，是來『跌鍋』的！」

她們罵着罵着就用拐棍打起來。孩子們像林中的驚鳥，哭叫着，尋找他們底爹媽。

這個消息誰也不知道，就是菊蘭媽曉得，可是她不清楚要演什麼，是否和那年從城里來的洋學生們在大廟演的洋戲一樣，還有幾個十七八大姑娘和幾個男人家亂七八糟的，不害醜。

她把腦子里記的故事，一—地又翻出來。

啊，前邊先弄個布幔遮住，好像怕透風，哨子一響，帳就拉開了，一個窮人底家里，男人抽着烟，女人在做活，兩個人是一問一答的，有時那個男人還長長出口氣……反轉她是想不清楚了，悶得要死，於是跑到鄰家找發新媳婦。

「吃『飯』了沒有？」

「幹嗎？」

發新媳婦嚼着一嘴乾饅，一邊應着話。

「快吃：咱倆去。」

「去哪兒？」

發新媳婦把碗放過去，莫明其妙的問。

「你還不知道？東頭小工他爹告我說夜里他們要演戲，不知道演什麼戲，是不是和那年在廟的一樣？」

「他們要演戲嗎？走，去問他。」

她兩個都是小人口，也沒有好多親戚來打擾，所以他們無論幹起什麼事情來，都很爽利的，可以行所欲爲。只是發新媳婦嫁來七八年了，生不出一個胖孩子，也會到各處祈討過，奇怪送子奶奶終究沒有給她送去。她氣了，她埋怨她男人，是個再笨不過的傢伙。菊蘭媽是將近三十歲的小寡婦，在她的孩子不到一生的時候，她底男人就死了。當時她差點沒暈過去，能叫她放心的就是將來能頂天立地的菊蘭，現在已經十九歲了，也上學了。記得，因爲男人的死，還瘋過一次，每天不吃飯，裸着體，東跑西跑的，想她男人，找她男人，坐到街口，遇着一個男人就說是她男人回來了。

這時她兩個很適然的，把屋門落上鎖，就洋洋得意的出去了。

朝戲台前一看，沒有多少人，賣東西的倒不少，知道還沒開戲。她兩穿過燈棚前的亂雜的人群，往東去了。

到了，進門差一點叫那條大黃狗咬着她們底腳後跟，嚇得亂叫亂跑，直到家里有人出來，才算給她們解了圍。

「狗，過去！」一個年青女人出來嚷着狗，一面給她們說：「來吧，牠不咬人！」

「不進去了，俺來問問俺那個『小叔』在家沒有？」沒等這個女人答出來，一個當奶奶的出來接話：

「來屋里坐一會吧！你倆找他幹什麼？」

「不坐了。他往哪里去了？」

「去吧，你那好小叔都在大東院演戲哩。」

兩個人聽話音一落，就揚長去了，笑迷迷的，像得了「喜錢」，一股勁兒跑到大東院。

他們就在院子里，試演着，間或還要唱幾個興奮的歌曲。

找着了，她兩笑嘻嘻地把脚步放輕了，心似乎是落到肚里，同時又怕擾亂人家似的靜靜地不作聲息。

他們的歌聲，突的停住，幾個人底眼睛，一齊釘住她倆。她倆底臉，似乎是在發燒，就想馬上逃開，畢竟叫景春底話把她兩個拉住。

「嫂嫂，來呀，我們給你們唱歌聽。」

「好啊。俺來問點事情，你來這里。」菊蘭媽說着說着，上去拉住景春到一旁低低地問：「剛才，你不是說晚上要演戲嗎？和那年在廟演的一樣不一樣？那幾個女學生

是那裡的？也要演戲嗎？」

「是的，晚上要演戲，那幾個女同學是剛從河東來的，也要演戲。好，你們先在這里看看吧。」

「俺們走呀，你們……，晚上再看。」

「沒有關係，她們又不怕看。」

「一年沒有回來，還是這麼好說笑話。」

她倆說了以後，像鷄跌蛋似的咯咯地笑着走了。

春風帶來了快意，空中輕飄着白雲，太陽光射到的雪開始溶化了，變成水，從房簷流下來，可是背陰處的，還是一片白，露不出瓦甓，一個老公雞率領了一群母雞散亂的跑着，母雞們在打食，咕咕地叫着，用爪吃力的抓着地。老公雞却在向大自然誇耀，只樂得拍拍翅膀，笑迷迷地跑到那個白母雞跟前，不知咕嚕些什麼。

年頭雖說是變了，當大人的可以不穿新衣服，吃的壞一點，不去吹笛，不去敲鑼；可是孩子們還是那麼幸運，無憂無慮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要玩個痛快。於是，孩子們急得天不黑就把晚飯提前吃了。

夜來了，燈棚上現着各種不同的「九連燈」，「蜈蚣燈」，「羊角燈」，和各種各樣的紗燈。燈棚的高頭遠映着活動的「狗打架」「鬥鷄」等等的形狀。路旁掛的是帶畫的白方紗燈和紅的圓紗燈。

街里充滿了男女孩子。螃蟹燈，猴燈，毛籃燈，魚燈，什麼什麼都在人頭上活躍起來，伴着兒童們底快樂的心情。

孩子們大概都有這種心理，把自己的燈玩得久了，就沒大興緻，心眼兒會轉到別人的燈上，一不小心，忽的把燈燒了，使會哭起來。

一幫年青人玩的「老虎」，「汗船」和「龍燈」來了，上面紮滿了彩燈，燈光照耀着汗船里小夥子們扮的大姑娘，他們在哼着各種不同的小調。

「肉佈告」真是比什麼都來得快。剎那間，台前擁擠了無數的莊稼漢和土娘們，好奇的心給他們添加了無限的快樂。

人是越來越多了，聲音也就越發的不調和起來，性急的人們便不免有點焦急。

「喂，快點呀！」

「媽的，就是你燒的厲害！等不到豆爛！」

這聲音打人群里衝出來，就是那位好說笑話的喜田，在斥責着那個帶着一些浮燥氣的傢伙。

亂的人群用亂的眼睛，掃射着這些亂說話的人們底臉。

菊蘭媽和發新媳婦也被捲到人渦里，給大家擠得幾乎透不出氣來。可是她們還不捨退出來，低聲的說：

「不要緊，咱倆拉着手就不要緊！」

戲台上懸着一盞明亮的氣燈，白光照着台下的歡樂的人群和興奮的眼睛。

台上現出一個人影，用雙手掬住她底嘴，慢慢地說：

「諸位鄉老和兄弟姊妹們，已經到時候了，馬上就要演，但是要請大家再忍耐一會，還有話要說。」

「好，說吧。」

鄉下人見過什麼，一見有女學生說話，不知聽清楚了沒有，就轟的答應了。

一個年青小夥子，挺利亮的，含着笑臉走到台前，向大家深深地行個禮，然後才慢慢地說起來：

「諸位鄉老兄弟們：我好久沒有回家來了，現在我要給大家說幾句話。」

「這是誰家的？他幹什麼？」

人海里又起了一個波浪。有人這樣的問話。

一位叫做百事通的傢伙很自傲地說：

「哼，咱村人就不認，還……東頭哩。」

「哦，老二跟前的吧，他喚個什麼？官印我也不知道。」

「洪冰。」

「洪冰。」

那位百事通的覺得有點不對勁，看了她一眼，又說：

「就是景春，在北京上大學。」

於是便有人感慨似的說：

「還是上學，到外邊走走世道，人家的老人是真行好了，花錢也會花。」

……

大家隨即又注意到台上那個人的說話。

反對自己打自己的結果。現在對內是要和平，對外要抗戰了，這是值得我們高興的！慶祝的！所以我們要在這裡演戲慶祝！」

也不知道誰先發動大家不自主地跟着鼓起掌來。

「但是，還有一點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們不要盲目地反對政府，也不要盲目的作某個私人的走狗，要用我們底力量去推動政府，以期達到全國抗戰爭取民族解放的目的！」

景春說完了話，主席便又開口了：

「請大家安靜一點，我們現在就要演戲。」

粉紅色的帳子，懸在戲台的前面，阻住了觀眾的視線。千百隻頭顱便幌盪起來，亂雜的話又吱喳了一陣。無數的眼睛針對着那張粉紅色的布幕，覺得有說不出來的新奇之感。

打粉紅色的幕縫里，露出一個熟習的面孔，眼睛掃射了一遍。

「喂，不要說話，聽我的，直到現在恐怕大家還不知道要演什麼吧，就是這個——」他說着把一條紅紙給台下看：

……放下你的鞭子！……

……

上面寫着這麼幾個字。

「請大家好好地看下去！至於這是什麼故事，看了以後自然會明白的。」

說過了那顆頭又縮回到幕里，大家焦急的等着。

又是一聲哨子叫起來。

粉紅色的布幕，打正當中裂了一道縫，嘶的一聲，分成兩片鉤開了。

一個江湖味道十足的老頭子，一個天真的大姑娘，還有一團小夥子在打着破鼓。

觀衆的心，一齊緊張起來，尤其是那些永遠不知道疲乏的年青莊稼漢們，樂得要跳起來。

「好，打扮出來是這般漂亮呀！」

不知道那個小夥子，耐不住了，這樣的叫着。老頭子說了幾句江湖老話，那個大姑娘便開始唱起來，起初唱的非常好聽，大家發狂似的叫着好，還有人打着口哨，老頭子顯出分外高興。

可是不知怎的，那個大姑娘越唱越悲，唱的聲音非常可憐，突的唱不下去了，好像是把唱詞忘掉了，便有人叫出倒好來，老頭子趕快過來向大家陪笑，說叫那個大姑娘耍一套拳來陪罪。

於是大家都又靜靜的瞧着。那個大姑娘緊了一下腰帶，便開始耍起來，又是一個突然，不知怎的大姑娘倒在地下了，那幾個把倒好叫的更厲害。

老頭子發怒了，一面罵着那個大姑娘，一面拿出一條鞭子，向那個大姑娘的身上抽起來！

大家吃驚的瞧着，有一個人跑到台上去，嘴里怒憤的叫着：

「放下你的鞭子！」

於是大家也覺得非常不平，跟着叫起來：

「放下你的鞭子！放下你的鞭子！」

「打死那老頭子！」

果然，跑到台上去的那個年青人，把老頭子打倒了，大姑娘反而上前去阻攔，嘴里哀求似的說：

「先生！你不要打他，他是我底爸爸，他並不願打我，我們三天已經沒有吃飯了！……」

大姑娘底眼淚像雨點一樣落下來。台下的女人也都流出了眼淚了，男人的眼睛也有的是濕漉漉的。

老頭子戰戰兢兢的站起來，很可憐的對着大家說：

「我那里願意打她呢？她是我自己的女兒！六年前我們底家被鬼子搶去，她底媽媽……她底媽媽被鬼子害死了！我便帶她逃出來，可是……可是我們逃到外面來，沒有親戚，沒有朋友，我們怎樣過活呢！我只得叫她學唱，跟着走江湖，好糊一糊嘴，可是我們已經三天沒有吃飯了……我知道她是餓的太狠了！……她是我底親女兒，我那里願意打她呢！……」

老頭子一面流淚，一面說着，台下很多人都悲痛失聲了！這個跑上台去的年青人却吼叫起來：

「諸位都聽清了罷？爲什麼他們會這樣的可憐呢？他們沒有家鄉了！他們底家鄉被日本鬼佔去了，才逃到外面來，可是沒親沒故，受盡了艱難，還不能糊住自己的嘴！……像這樣流離失所，受凍受餓的，真不知道還有多少，這完全是日本鬼子造成的，現在日本鬼子佔了我們底東北，又得寸進尺的想奪我們華北了，如果我們不起來抵抗，就要和這老頭子一樣的受盡艱難，也不能一飽，諸位，想一想，我們要死呢還是活呢？……」

「要活！要活！」

台下千百條嗓子一齊叫出來！

「要活我們就要打走日本鬼子，奪回我們的土地！」

「打倒××鬼子！」

「打死××鬼子！」

……

台上下所的人，連成一氣，吼聲振動天地，粗野的農民，發出粗暴的罵聲，憤怒的火焰在他們底胸中燃燒起來了！

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北平

老狼的轉變

莎 寨

遼闊而嚴寒的寒北地方，雪片飄飄的，下得蠻够大；朔風，從遠處的山谷裏捲了來，夾雜着碎石和水汽，在漫天裏，狂飛着，咆哮着；鼓盪得亂絮着幾十個胡匪的蒙古包，吼吼價價；這時，四週都已展開夜的翅膀，天已深黑了。

帳棚裏，滿地鋪着老羊皮褥子，上面亂躺和衣而睡的傢伙，有的嘴裏流着黏沫，有的在夢中蹬腳伸拳；發臭的氣息與汗味，很濃重的瀰漫着。兩隻牛腿般粗的紅色蠟燭，在坑上高燒着，跳呀跳的，伸縮着尺把長的人舌子，火盆裏的馬糞，必剝剝的發着碎響，那種暗淡的黃焰，映照着每個人的臉皮；顯得異常陰森，可怕。

外面的雪，在下着，胡風在叫。

「衝呀！」一個正在熟睡的傢伙，忽的跳起身來，神經質的狂喊了一聲。他，稍鬆一楞，意識到自己的蠢動，完全是夢的作祟，更不由得狂笑起來。

「我操你奶奶！」嘴裏吐出一句慣用的話語。

「老狼！你幹甚麼呀？在半夜裏大驚小怪的！」靠近老狼身旁的一個；睜開了惺忪的眼睛，一壁用手指搔擾着發癢的臀部，一壁喃喃的說：「你開得腿發漲了，睡着覺也喊衝鋒！」

「他媽的！我也正奇怪呢」老狼把眼珠子瞪大子些，板起相脖子，朝棚頂盯了一下，便輓動着身子，顛巍巍的

蹲下來，很親暱的說道：「草上飛老弟，打攪了！」

名叫草上飛的，格子很矮，瘦瘦的臉膛，雙頰像險峻的懸崖一樣向外斜突着；陷進眼眶的眼珠，圓大而且光亮；他挪動下身子，伸出壓得酸麻了的胳膊使勁的挺牠幾挺，跟着用木鐘端些馬糞，填進火盆裏去，火勢升高起來，強烈的發出一種刺鼻的臊臭，陰得他一陣難堪的咳嗽。

「那裏話，咱們老交情啦！我說你發瘋了嗎？」

「哈哈！總覺得殺一殺痛快呀！」

草上飛慢吞吞地支起身了，沒有精神，眼睫毛下垂着，把羊皮褥子被在身上，雙腿盤坐着，將粗大的手掌，分扣在膝蓋上，窄狹的肩膀佝偻着，萎靡的透着低低的喟嘆

「老狼！你覺得殺一殺痛快嗎？」

「是的！老哥就是這付野性子！」

「可是，你也應該想一想呀……」草上飛傷感的應了一句：

「又是那一套，我不懂你……」老狼知道他又要說關於認清敵人的話，便很不耐煩的扭過臉去：「我真熬不過這樣整天守營呀！」

「你想幹嗎去？」

「他媽的！紅鼻子這傢伙喝了迷魂湯子，怎老聽從着

×人，受這樣洋罪呢？」他怨紅鼻子叫他守這烏營。

「你真個笨蛋，現在他還有權勢嗎？老狼，前些天你吃的肉，喝的酒，那都是×人的津貼呀！」

「噫！我也聽到過這個消息，不過，一陣衝衝鋒才叫痛快，哈哈！」

草上飛並沒有笑，只用眼珠卑衷的斜視他一下，仍然緘默着，間或伸手到火頭上烘烘。

老狼從懷裏掏出了半截起了繡的烟捲，湊到火盆上，死勁的吸了一口，接着便噴出一展濃重的乳白的烟霧。

「老弟！」他用食指和平指挾着煙捲，吐了口唾沫問：「怎這兩天戰事停頓了？」

「你不知道？這完全是×人的事。」

「唔……」他顯得十分鬱悒的樣子。

草上飛張了張嘴，又嚥下去，又吐出喉管的話，仍限鎮靜的的去烘火。

老狼對草上飛的神氣，開始懷疑了，他想：草上飛素來是個性情爽直的傢伙，怎這些天，竟連一點精神也沒有了呢？記得在他剛加入這個匪部的時候，說殺就殺，說幹就幹，甚麼局面也沒怯過手，尤其是打前線，確是個不怕

死的角色，所以，老狼與他特別要好，便費盡力氣和匪首紅鼻子疏通，才叫草上飛做起老狼的助手——副隊長。

紅鼻子騎匪，是從失掉了東北第二年春天聚成的，在先是躲在長白山裏。專切×人，後來因剿緝過緊，便竄入了綏遠北部，白天散落在深林和荒廟裏，夜裏出門找買賣

東西，他們大部都是馬隊，生意却非常的清淡，只劫一點零星東西，大家過着很悲慘的日子。

紅鼻子，以為這樣的挨下去，沒有好下場，所以常想找一條斜門路發展發展，可是一年一年的闖了四個年頭，最近才得到了個自以為能翻身的機會。

是兩月前的一天吧，紅鼻子偶然認識了兩個外國人，他們都穿着黃制服，紅星領子，年紀不大，兩撇短鬍子却非常的烏黑而整齊，腰佩着的東洋刀亮光光的，據說他們是特別來造訪這個聲望沖天的紅鼻子的，就在那天夜裏，外國人送給了他一大堆英國銀行的鈔票，那都是嶄新的，百元一張的，紅花綠紋的，然是好看，於是，紅鼻子的老心興奮起來，便大聲叫起來：

「我紅鼻子也開啦！看這堆傢伙！」

外國人咧着嘴狂笑，最末，低聲的對他說：

「你的部下都很老實吧！」

「幹甚麼不老實？誰不愛大洋錢！」

「可是，你先不要洩露個消息，等我們明天辦妥了別的事再宣佈，老傢伙，你可得給賣點力氣呀！」

「當然囉！您請好吧！」

「哈哈！還有你當真能保險的部下？」

「保險的！誰反叛我割掉誰的頭，他奶奶個皮的！」

第二天黎明，便從烽烟天漫的綏東，開來了幾十輛汽車，上面滿是載着糧食，槍械，子彈，還有幾百個嵌着紅星子的兵，就從那，紅鼻子和那兩個外國人成了好朋友，整天價在一起吃酒作樂，他的部下，便受着人家的逼迫，順着胡風的飛捲，向着長城那邊衝起鋒來。

老狼曾經奇怪過，長城不是中國的地方嗎？但是他那一付簡單的腦子，一顆粗野的心，怎能管解這許多事；只

知道，大塊的牛肉塞個飽，味濃的醇酒灌個醉，光起膀子殺殺陣才叫好，終於他茫然的混沌下去，有時，他却暗暗的想：「紅鼻子可別丟棄我呀……」

草上飛這小夥子，從聽到了這個消息，便整天價咬着牙，罵着鼻紅子，可是當軍號吹起時，他也不得不強跟兄弟們爬上前線。

如今，戰爭已停了七八天了，因為防備着敵人的反攻，外國人把紅鼻子這一部駐紮在這兒，離此不遠的地方，便是總部，在以前是佩着手槍的浪人堅視着，這兩天不知爲甚麼都被調走，只留下一個極嚴厲的命令：

「……………」

老狼霎了霎眼睛，很馴服的受了這句話罵……這時，老狼突然茫然起來。

「老弟，你到底怎麼樣了。老這般沒精神？」

草上飛將眼將眼皮輕挑了一下，用眼角去瞟瞟他，便壓低着嗓子說：

「很難說，這是要命的事呀！」

「啥要命的事？」老狼挺直了腰板問：

草上飛急劇的打了個寒戰，因為他知道常有人來這裏巡視，怕把話被聽走了。

「老兄，輕聲些，小心着……」

「你真悶死我，你——你這年青人！」他像生氣似的躺下去，把身子縮成一團，不動也不說話了。

帳棚裏，又寂靜下來。

老狼，入了夢，睡雷，一會比一會響起來。

「唉！這老混蛋呀！」草上飛咕噥着，將身子搖起！

來，心裏下分煩燥，便遲緩的走出帳棚，順便看看有沒有甚麼好人。

帳棚外，兩個守衛的兵，在脊背對脊背的打着瞌睡，槍，緊緊地抱在懷裏。

「這苦難的兄弟呀！」他不由得這樣感嘆了一句，心裏一陣發酸，摧出兩滴熱淚。

雪片噴噴地落在身上，惡虎般的寒風，也一個勁的直捲，塞得他的呼吸都窒息着。

煞——煞——煞！雪在腳底下發着輕響。

順着帳棚繞個圈子，各個帳棚都沉靜着，馬糞的盆火，在熊熊的燒着，蠟燭在淌着淚。

他很放心的走回來，仍靠着老狼的身旁坐下。

草上飛尋思着：「今夜是個好機會呀！」可是一轉念：「老狼這傢伙怎樣對付呢？」接着他皺起了眉頭，緊咬着牙，深深地把頭低垂進胸膛裏。

過了很長的時間，他堅定的抬起頭來，無意識的對棚頂慘笑了笑，便將拳頭握緊，在空間幌了一把：

「操他媽的！死了也是幹的！」

他輕輕的去推老狼，老狼翻一翻身，又睡去。

「老兄！醒醒！」

足足搖了五分鐘工夫，他才搗開羊皮褥子，探出頭來

「幹甚麼？還不睡覺！」

「我睡不覺呀！」他投給老狼一隻可憐的眼光：「老兄！請你伴我坐一坐！」

他吃力的將老狼搬起，老狼像不得已似的對他苦笑着

，揉一揉惺忪的眼皮。

「那麼，我們喝一點酒吧！」老狼又想起了酒。

「那也好！」

老狼狗熊似的拱起腰來，伸手從炕桌底下拉出一個盛酒的葫蘆，又抓出一包乾牛肉，這都是那天×人犒債的殘餘，特意留起來的。

沒有酒杯，也沒有筷子，兩個人交替着灌下去，用手爪去抓那牛肉。

兩張臉，漲紅起來，說話的聲音慢慢的沉重了。

「真他媽的！紅鼻子將咱們出賣了呀！」

「噫！甚麼出賣，反正走的黑路」。老狼滿不在乎的說！

「請老兄靜一靜，我應該對你說。」草上飛很沈毅地，皺了皺眉頭，把強硬的眼光，向四週掃了一圈，然後投射在老狼的臉上去：「這因為是老朋友，我情願死了也甘心，老兄，你知道不知道，咱們中國人呀！莫非你忘了咱們的老家嗎？哎呀！一夜的光景，只一夜呀！××鬼子闖進來了，殺人，放火，你難道沒有親眼看見嗎？……哎呀！五年了！五年了！……結果都走上這條路……一他喘了口長氣，仍繼續的說下去：「可是，沒想到紅鼻子是這樣的一個傢伙，爲了一點金錢，竟將咱們出賣給××，叫咱們去打前線，去做替死鬼，哎呀！我們是殺的自己的兄弟；要知道，打下了綏遠，是他們狗×的！打败了，白白地送掉性命；老兄，我們不是混蛋嗎？爲甚麼自己去滅亡自己的國家呢？我們不要再混沌下去了，現在正是個好機會，老兄，現在正是個好機會！」

「是甚麼好機會？」老狼很驚懼的問：而且瞪大了眼珠子。

「是反叛（聲音特別沈重，同時把眼向四下一瞄）的好機會呀！我們不要再裝混蛋了！」他仍很鎮靜的說：

「瘋了嗎？你這年青人！」

「誰瘋了？我們的反叛是應當的呀！老兄，這次，請你趕快答應我，咱們合作吧！」

老狼遲遲地答不出話來，蒼老的面皮，急劇的幻變着色彩，凶狠而憤懣的表情，有力的燃燒起來，他很懷疑自己的耳朵，草上飛真的會說出這般喪盡天良的話來嗎？但是草上飛確是變成了另一種傢伙了，這傢伙的形象，彷彿是一匹猛獸，牠張開了血唇，瞪大了亮睛，他開始害怕起來，滿腔的怒火，都化成悸抖。不敢動，也不敢嘆，四肢木然的挺硬着。

「老兄！你爲甚麼不說話呀！」草上飛看着老狼的神氣，便用粗大的手掌，去推了他一把：「我從好幾天前就想幹！可是你老在不聽我說。」

「噫噫！」老狼這才像甦醒了似的，低低的用鼻腔壓出了兩聲，接着霎一霎眼，對草上飛使勁的眨了眼：「那不是找着送死嗎？」

「送死！」草上飛很決然的追上一句：「老兄，你怕死嗎？哎呀！那我們早晚得死的呀！你忘了嗎？在那天那個帶走紅鼻子的傢伙，不是對你說過嗎？「把這交給你，出了漏子，小心着狗頭！」老兄，我問你，誰燒了你的家，誰逼你做奴隸，你莫非忘了不成，在四年前，你不是還挺着拳頭罵×人嗎？怎麼你跟紅鼻子跑了這短短地一個時

候，竟將以往的仇恨，丟得這樣乾淨呢？哎呀！我們要認清我們真正的敵人呀！

「……」老狼垂下頭來，眼前映出了一幕慘案：……×人殺死自己的爸媽，搶去了自己的妻妹，還一把火燒毀了房子和財產……他，雖說是個性情粗暴的傢伙，但並不是沒有靈魂和知覺；這時，他受着外力的迫擊，及內心的反省，意識漸漸地走入轉變的途徑。

他立刻想到自己是中國人，而且是遭受了×人慘殺的中國人，還想到了從前那褪色的報仇的計劃……於是，他咬緊牙關，抽搐着嘴唇，眼裏透出一股悲憤的光彩。

「老兄，老實對你說，紅鼻子大混蛋了，昨天我聽到了個消息，據說，他和×人簽了字，把咱倆的性命都出賣了，哎呀！說不定，這兩天就要挨槍斃，紅鼻子，我×您奶奶！沒良心的東西！」

「真的嗎？他這樣作，就太沒良心了。」老狼半信半疑的楞了起來：

「誰哄你！紅鼻子漢奸！我×您奶奶！」草上飛很氣憤的罵：

老狼相信了草上飛的話，眼前現出紅鼻子的漢奸相——那鷹眼，炯炯地在發着凶光，鼻頭上，罩着一塊深紅的雲……

老狼的頭仍舊低垂着，草上飛，正想再說下去的時候，老狼忽然瘋也似的狂笑起來，這簡直是萬把銳箭，刺進草上飛的心裏一樣，使他感到莫大的失望與不安。

「老狼！你不要笑我吧！現在我就要和你決鬥，老實說，我一刻也不能再忍耐了，如果你覺得我不够朋友的話，請你把我捉起來，送到×人那裏去槍斃。」草上飛說着，眼眶老狼那種瘋狂的樣子，悲憤而啞嚥着說：「唉！十足的奴隸性！」

老狼停止了狂笑……草上飛的心像一團火，正要捏緊拳頭，播過去的時候

忽然發現老狼的臉頰上，沾着一顆大大的淚珠，同時還聽，老狼到一種細微的啞啞聲，而且還將拳頭在大腿上搓一把：

「立刻！我操你奶奶！紅鼻子！而且還將拳頭在大腿上搓一把！」

「暫時沉下來，飛，很驚異的打了個悻悻。」

「老兄！我……全……明……白……啦！」老狼憤憤似的手顫着說：

「謝謝！我的老朋友！說着，他使勁的抓住了老狼的手。」

「好的！那……我們再喝一點酒吧！」

「草上飛很興奮的抓過那條被忘掉了多時的酒葫蘆，很親熱的把牠吻上老狼的嘴，」

「老兄，痛痛快快的喝一個吧！我們現在就要——」

「他側着耳朵，去傾聽一下四週，（胡風在吹，雪在飄）才壓低了嗓子說：『反——叛——呀！』」

「一把老狼咕嚕嚕的喝下去，把葫蘆推開。用手狠力的擦了一把。」

「霍地，挺直了兩個雄壯的影子，很迅速的鑽出帳棚。」

「拉槍聲，把鐘，這幾十個帳棚，都騷動起來，佩子彈聲，」

「我們都是中國人呀！聽着了沒有？我們應該去殺×人呀！兄弟們！——老狼很英勇的指揮着，咆哮着。」

「我們應該去殺死出賣了我們的漢奸！」

「哪……」

「哪啞的一陣號角，全軍都準備着衝向東北——那飄着紅圈標記的總部地方。」

「這時，帳棚都被草上飛放着了火，火舌子在飄飄地雪中，漸漸地升高起來。」

「衝吧！兄弟們！」

「上呀！兄弟們！——」

「像潰決了洪濤似的，把全宇宙都震得激響。」

在草原上

趙宗濂

淡淡的夕陽，在各處鍍着金黃：草上，樹上，遠遠的河面上，茅屋頂上……草原上沒有一絲兒風，靜穆得好像沉睡在夢境裡。

「咩——咩——」忽然幾聲羊鳴，從草原上散開，顯得怪寂寞的。牧羊老人嘆了口氣，舉目向草原上掃了一過，又驚覺似的忙站起身來，拿着鞭子向草原的邊緣上跑去，一邊吆喝了幾聲；在那兒便有幾隻白色捲毛羊，舉起頭，側起兩耳諦聽着，一望見主人，忙相率返身跑歸了羊羣，低下頭去啃草。

牧羊老人重新走回原處，緩緩地在小石板上坐下來，兩手支着頰，喃喃自語似地對揀糞的人說：

「你不相信嗎？我常常憂鬱，就是爲了孩子：咳，假如他還活着，該已經二十二歲了，也可以替我來看羊了，現在，我這樣大的年紀了，有誰能替我一替呢？」沉思似地默然了，痛苦的影子盤據了他的臉，他額上的皺紋也愈顯得深刻下去，無神的老眼，半天震動一下，證明他還並非是一個木雕像。

「人，早死晚死，也是沒法的事，可是，老伯你不能想法忘掉了嗎？」揀糞的惋惜似地說，一邊釘着他那蒼白的臉……

「不過，我那孩子的死，真使人後悔一輩子呢！你想，他還不滿一歲的時候，便死去了他的母親，一切母親的職務，自然都得我來担當，別的還好，只是我終究不是女人，沒有奶給他吃，偏奶媽吧，又沒有錢，只得依照鄰人的法，弄些獎糊樣的東西喂他，他雖然也一天天地長大起來，但始終是皮包骨！他四歲的時候，我也找到比較好的事情做，便常買些好吃的東西帶給他。朋友，當我看着他接了食物時那高興的樣子，真覺得自己也高興得似乎要變成孩子呢。」

「有的時候，我便抱他出去玩：捉蝴蝶，捉麻雀……雖然我非常地嬌養他，可是他始終很聽話，叫他怎樣，他便怎樣。我常常想：我的後半世有了依靠了。可是到底他死去了……」

小河彼岸的柳叢後，一個小院落裡，傳來一陣悠長的斷鳴，老人的話停止了，用手背揩了揩眼角。

「他怎樣得的病呢？」揀糞的人問，把手中的莖枝擊打着地面。

「等一會兒我就要談到的。……我在張家做事後，過了一年半，一天女主人忽然給了我工錢，說她那兒用不到我了，那時我一聽見這話，眼前就發了黑，女主人是聽了誰的壞話了嗎？是誰呢？想了半天，才想到劉七！果然，不出半月，劉七便補了我的缺，在女主人家裏做活了。……你知道當時我怎樣的生氣哩？我要同劉七拚命！可是我又知道拚命也無用。……可是你還不知道劉七說我壞話的原因吧，那是爲了有一次，我買了一隻雞，預備生蛋給孩子吃，雞不知什麼時候飛過牆，落到劉七家裡去，就被他們殺吃了；一遇見他，我便罵他當當了乾兒子了，當時劉七便臉紅口塞，垂下頭走開，可是背後又發議論，要和我「騎毛騾看唱本」，以後，他極力扒結我們女主人，送桃，送李！當然乘機便說我壞話……」

「那時我整天躺在家裏不出門，沒有錢自然也就不能給孩子買食物，孩子常常問，「爸爸你怎麼總是睡覺呢？」我有什麼話可以回答一個孩子呢？只是勉強笑一笑罷了。孩子便也沒趣地走開，獨自寂寞地玩去了。有一天，孩子一邊思索着，望着我的臉問道：「人家都有一個媽媽，爸，我的媽媽呢？」我想他爲什麼忽然想到這個問題呢？我很驚奇，也很擔心，只得說：「你的媽媽很早很早就

沒有了。」一面抱他起來，給他說些別的話，轉移了他的心思……可是終久我因爲丟了事情，心情變得粗暴得多了。——一天，孩子要喝涼水，我喝住他，他又自己端着碗子去舀，我便跳起來去奪下水瓢來洩憤似地罵了他一句，他哇地一聲便哭了，我始終不理他，聽他幽幽咽咽哭了半響，獨自玩去了。夜裏，才發現他遍身像熱鍋似的，不時說着囁語：「我的媽媽呢？……我聽了這樣的話，感到非常難過和慚愧，」是爲了近來我的粗心，使他想念一個母親了嗎？我這樣想，但我又想到他眼見別的有母親孩子的幸福，自然便會想念母親的：想到這，我心也就寧靜了許多，可是，誰會料到呢？他自從那以後便沒有起身，也再沒說一句話，終天只是睡，彷彿失掉了靈魂似的。吃了葯他就吐了，後來發覺他的喉嚨腫了，長了什麼東西！可是什麼都晚了，孩子呼吸困難地喘息了一整夜，天一亮就死去了。……咳，我越想越覺得那孩子死的可憐……」老人緩緩地垂下了頭不響了。

天邊燒起了晚霞，紅而平靜，像懸在遠山之上的一幅恬靜的水彩畫，靜得有點兒可恨。

「咳」，老人又嘆了口氣，揩着濕潤的眼角，「我雖然不信鬼神，可是現在倒很願意孩子能真個找到母親，……想起來，唉，我們男人終究是男人……」嘆息着，老人又沉默了，深思似地把視線移到遠方去。

「吁——」揀糞的也低喟一聲，望着藍天出神，臉上現出了憂戚的表情。

太陽已經沉到地平線下去了，一羣水鴨，從遠處河面上飛起，翅膀上反射着夕陽的餘輝，在空中打了幾個旋轉，又相隨落到河面上去了。

「……這就是你要我告訴你的，我常常憂鬱的原因。」老人把

線視收回來，望着同伴。

「無論怎樣，」揀糞的也眼釘着老人的眼，「事情已經過去許多年了，替老伯着想，這樣大的年紀了，還是忘記了好！」

老人長吁了一口氣，沒有說什麼。

揀糞的人望了望羊羣，又回頭說，「自從你的孩子死後，你就替人牧羊了嗎？」

「不，還隔了好幾年的，從孩子死後，我賣了房子，天天喝酒，什麼也不願幹，後來鄰居都勸我，說我不應該那樣，我也感到還得好好地活幾天，才牧起羊來的。」

「是啦，無論怎樣，總不該一直那樣下去的。我們不能說兒子死了，自己也不活了，是不是？」

「可是，我天天總不能完全忘記……現在我倒沒有什麼悔恨不悔恨，只是擔心自己這……咳，你看，現在我這樣老了，有誰替我跟着牲口跑呢？我真常常想到不知那一天，倒在什麼地方便死了，也沒人來哭一聲，沒人來理，以後便是生蛆了，可怕的蛆……咳，怎麼可也都是這樣，……結果誰不都是一樣地變成泥土呢？……橫豎……」

「不過，老伯，你也不必去擔心這些……能活幾天便好好地活幾天好了！」

忽然幾個牧童，在各自的牛背上，互罵着野話，連驢帶笑，從草原上穿過去了。揀糞的人望着那羣天真的孩子同牛去遠了，天色也暗淡了，才如夢方醒似地記起自己來，站起身來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挑起糞筐告辭走了。

暮色愈來愈濃，草原上只剩了個踉蹌的老人的影子隨着灰白的羊羣移動着，移動着，暮色在他們身上塗着墨，彷彿企圖把他們的輪廓全然抹掉似的：草原上一切都隨着暮色漸漸地模糊了。

饑荒

秦霜

「哎喲！娘啊！……」

侯祥生痛叫了一聲，心中像針刺着一樣的在痛；當他從那一剎那疼痛中清醒過來的時候，身子又不曉得怎樣竟坐倒在地上了。

他兩隻手慌忙地捧起左脚桿，將腳板心翻過來。一個生鏽的鐵釘已經深深地刺進腳掌裏，露在外面的，只剩下短短的一截釘頭了。他緊咬着牙，忍着痛把那個釘子拔出來，但是半寸多長的鐵釘上僅染着很少的血跡；就是從創口裏流出來的血水，爲量也很有限。

老實說，像他這樣猴子頭，柴棒腳桿，打死也不會流出些血來。

他向着釘子望了一下，就很勁地把它擰開；一面用手扒着地下的乾泥巴來堵傷口，一面氣很狠地罵：

「媽賣屌！那個龜兒子扔這東西在這裏害人！」

鐵釘在地上蹦了幾蹦，就滾進一條裂縫裏去。祥生的眼睛隨着鐵釘到縫跟前的時候，目光就呆死地停留在那裏。一陣悲傷的情感，掠過他那快要窒息的心房；削瘦得和等腰三角形倒置似的狹臉上，充滿着愁悶。

近幾天來，他更加不像人樣了。臉色黃中透着青，一副頹骨異常的隆起，臉上沒有一點肉，雙頰好像是被削去

了似的，上面叢生着短鬚；兩隻大眼更加大了幾倍，再加上滿頭長的亂髮，簡直就成了一個活鬼；就是手和腳，也都成了骨頭上包着一層皮。

他的眼睛狠勁地瞪着裂縫，裂縫好像是漸漸地擴大起來，他似乎看見縫裏面滿藏着穀子；饑餓線上掙扎着他的嘴都流涎了，慌忙用手使勁地去抓。但是目光一閃，穀子沒有了，仍舊是裂縫，他的手指被地面碰得怪疼。

太陽已經躲到西山背後了，只留下一些紅暉散漫在山口上，祥生毫無力氣地立起身來，肚子空得發了瘋；只得將褲帶緊勒着肚皮，一步一拐地向山跟前去。他的眼睛不時地向左右觀望，四周圍簡直連一點活的東西都沒有，只是一片遙遠的空場，田壩裏乾得裂了縫；好像是變成一個無限大的龜背，它的頭尾都縮進殼裏去了。

脚步剛好跨進房門，就看見年老的父親爬在對面的桌子旁。林老頭子總歸是好些時候沒得飯吃了，一顆頭和乾羊頭差不許遠，上面還有着幾根白髮；眼睛珠，動都不動，真和死人一般模樣。

聽見了脚步聲，林老頭子只抬了抬眼皮，無力地望了望祥生，接着就吃吃的問着他，說話的時候滿身都在發抖：

「全龍：龍：這娃子尋：尋着囉：沒：沒得：：？」
祥生聽見父親的話後，並沒有立刻回答，直到拐着坐

在桌子的右邊時，方才長嘆了一口氣：

「唉——縫縫隙隙（註一）裏都尋遍囉。連個鬼影子都沒得！……」

「……」侯老頭子沒有開腔，頭又慢慢地垂下去了。

「老實話，這兩天外面盡是吃小娃子的。隔壁王大嫂子的宏官不是讓別人騙走給吃了嗎？前幾天縣裏捉了好些專吃娃子的，他們把人家的兒娃子女娃子當飯吃，全龍莫不是也……」

「啥子吓，全龍尋回來沒得？」裏屋裏全龍媽剛聽見祥生說話的聲音，就毛頭毛腳地邁着三寸金蓮走出來，嘴裏急迫地嚷着，聲調中滿充着希冀的情調。可是當他跑到外面的時候，只見祥生一個人垂頭喪氣地坐在那裏，並沒有全龍的影子，她情知有些不妙，但仍禁不住要問：「全龍沒尋見哪？」

祥生沒有回答，只是微微地擺了擺頭，臉上的樣子很難看。

全龍媽哇了一聲，接着就嗚嗚的哭起來。侯老頭子心裏委實有些不自在，把一個頭埋在手胳膊中間，只是唉聲呀氣的嘆息；祥生更是不知所措地坐在那裏，他有生來，最怕的就是人哭，人家一哭他的心都會發了昏。

「全龍要有個長短，我這個寡婦婆子活着靠誰？」全龍媽哭不成聲地說。

她說的話像鐵錘一樣，不住地在侯老頭子和祥生的心裏播着，使他們不約而同的思念着福生——全龍媽的丈夫。

是五年前的一個深夜，天空漆黑得沒有一絲亮光，侯老頭子的家門口起了一陣凶急的敲門聲，像擂鼓一樣的響着。不一會門被湧開了，一夥猙獰的人凶猛地進了房；那時他們都以為是明火打劫呢，嚇得一動都不敢動，福生就這樣被拖走了；祥生手足伶俐些，老早就跑了出去，才算倖免過去。

開先，侯老頭子還真以為是棒老二呢，可是第二天方才打聽出來，又是徵壯丁去打仗，恐怕壯丁不肯去，逃跑了，所以都是晚上到各家拖走的。

全龍媽那時方才嫁了福生不到三四個月，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簡直哭得死去活來。她也是出自名門，當然曉得些三從四德，貞潔女兒……的事情，所以老早就想殉節，但時那時候，她的肚子裏有了胎，她又不得不忍辱偷生一時。

福生一去後，不久就傳來了消息，他們都做了砲灰。五年以來，侯老頭子和祥生整天在田裏勞動着，維持一家的生計；全龍媽守着這個遺腹子——全龍。

全龍現在已經五歲了，全家都十分的喜愛他；尤其是全龍媽，簡直把他看成了命根子。當然聽到了他失去的消息後，會哭得不止的。

「嫂子！莫哭啦，尋不回來也沒得法子，哭也不頂事。其實全龍就是尋回來，一樣還是得餓死！」祥生被哭聲弄得糊裏巴塗，希圖用話未勸解她，他說話的聲音裏滿充着悲憤。

「唉：那世：輩：輩子造的孽，活活的人：人都：要餓：餓死……」侯老頭子心裏滿不是味，只是搖着頭說，

眼角邊掛着兩顆眼淚。

「全龍啊！你捨得娘好苦哇……，娘離開你不能活啦……全龍乖呀……」全龍媽邊哭邊說地搖進裏屋去。

祥生和侯老頭子呆呆地坐着，裏屋裏仍舊透出泣哭的聲音來。

天色漸漸地發了暗，屋裏像是給蒙了一層黑幕，侯老頭子和祥生坐着沒有移動，裏屋全龍媽的泣聲低的聽不見了。這時他們的肚子裏像是點着了火，灼熱的燒着；過了一會，肚子裏變成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全身軟得連一點力氣都沒有，頭裏昏亂着，兩耳鼓鼓的鳴。侯老頭子耐不住了，他無力地祈禱着天：

「天……天老爺，慈悲……慈悲吧！我……我也……也沒……沒……造……造孽……」

「爺爺（註二）還叫天做啥子？」

「祥生，好……好的，莫……莫要……要瞎說……說……亂……亂……道，我求……求天……天……天……天……」

「爺爺，歇心吧，啥天老爺！」

「阿……阿彌陀……陀佛……怪……罪……天……天……」

「哼，有天老爺沈閣羅也不會還那樣子好過！」祥生簡直在發怒。

「那……也是人家……家有……有陰功……」

「陰功，誰不曉得沈閣羅是閻王老子，曉得屈死在他手下的人有多少？他能有陰功！」

「那……也……是……是……命……」

「那裏有命，陰功……老實說，都是糊扯，俺媽，我

們變成這樣，全是些黑心鬼害得我們的，那裏有啥子天。

「祥生氣憤到極點，簡直是在粗魯的喊：『每年打他個舅子的仗，聽說今年才民國二十六年，可是我們的糧都完到民國七八十年去囉，這我們不捱俄做啥子！』」

侯老頭子沒有出聲，默默地站起身來，摸索着牆壁向裏屋去。

裏屋裏通的響了一聲，祥生也顧不得痛了，三腳併兩步地跑過去；沒有看見侯老頭子，祥生的腿被絆了一下，也跌在地下了。

「爺爺，啥子……」

「全龍媽……媽……行……行無常……常……」

祥生定睛仔細的一看，房樑上隱約地懸着一個人。

天的顏色青藍藍的，太陽猙獰着嘴臉，無情的毒光刺射在地面上，地面都好像禁受不了似的，田壩龜裂了無數的縫。

四周旱得沒有一點綠的顏色，簡直像進了黃河沿岸的黃土層。地上偶而也可以看見一兩所破屋和樹桿，但那都是坍倒了的和剝光了皮的。

路上雖然也可以看見倒斃的屍首，像死狗般地扔着，但是大部分的都丟在萬人坑了。

侯老頭子左臂架在祥生的右肩上，無力地進行着。這兩幅面孔，都是一樣的難看，消瘦，不過到底是祥生年輕力壯，多少還能支持一些；侯老頭子人老力衰已經不中用了，只不過比死人多出着一口氣。

猛然一個不小心，侯老頭子一鬆膀子就脫離祥生的扶持，摔倒在地下；祥生趕快跪在地下，扶起他的頭來，他已經上氣接不着下氣，喉裏的痰呼盧呼盧的響。

「祥：祥……你：快……快……去……找……找……吃……我……我……中……中……」侯老頭子竭力地迸出來。

「不！爺爺！上面就有觀音士（註三）讓我背你！」

「不……不……我不行……行……囉……」

「我要背……」

祥生兩隻眼睛裏包着兩腔熱淚，從地下扶起侯老頭子，將他背在背上。素來很輕的侯老頭，在今天祥生背起來，簡直和泰山壓頂一樣的沉重，壓得他氣都喘不過來；再加上左腳板心被釘子穿了後，腫得連地都不能挨；他現在真幾乎連步都邁不開。

一個不小心，祥生摔了一交；侯老頭子從祥生的背上脫開，又滾到坡下面去。他趕快跑到侯老頭子的身旁，侯老頭子早就斷了氣。

他大聲號洩地哭着，使勁用手抓着自己的長髮，眼睛裏迸出一陣熱淚來。從這時開始，他是孤單獨自一個人了，他失去了慈父，他失去了一切親人。

他默默地憑悼了一會，拖着父親的屍首，扔在坡下的一個大土坑裏去。這是一個萬人坑，裏面添滿了屍身，臭氣一陣陣地從坑裏騰起來，冲着人的鼻子裏跑。他掩着鼻子，含着兩腔眼淚，重新爬上了土坡。

土坡的上面，坐着，躺着，倒斃了飢餓不堪的人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坐滿了每個角落，他們都是焦黃的面孔，柴一樣的身體……他們的頭上挺充

着凌亂的長髮，他們的臉上扒滿了泥巴……他們的眼睛裏充滿着飢餓之光。

太陽惡狠狠地睨着每一個人，挖土的人頭上身上滿出着汗，小孩子們任性的哭喊，年老的人倒在地下哼個不停……

「禽媽，背時鬼（註四）滾蛋！」保光揩了揩額角上的汗，氣狠狠地說。

「又不是你的地方！」平安不服氣地回答。

「老子就偏不讓你挖！」

「你個龜兒子敢！」

拍！保光送了平安一個嘴巴，平安立起身來，舉起手就打保光，兩個人打着交手仗。

「喂！打啥了吓？」祥生做和事老，分開他們兩個人。

「禽媽，他不讓老子挖土吃……」

「他個龜兒子咒人……」

「大家和氣點，眼看爬都快爬不動，還有勁打架！」祥生責斥着他們兩個。

三個人默默地，手指頭，鐵鏟搔撥土的聲音嗤嗤的響。

「禽媽，你個小挨刀鬼，不得好死！」那邊慶隆婆又撇着嘴，指手劃足地罵。

一個十二歲小娃子，從她手搶走剛抱出來的一塊觀音土，往嘴裏一攔，頭也不回地跑了。

慶隆婆人老腳小，只能坐着罵！

「那世輩子棗老二轉的，搶人的觀音土！」

陽谷婆，一個孤苦伶仃的老婆娘，連一顆土都沒有吃着，活活地餓死在那裏，嚥氣的時候，口角裏還不住地往外流涎。另外一個老頭子好容易得到一塊觀音土，着急的往下吃，塞在喉嚨裏下不去，硬叫土給逼死了。

祥生十指的指縫裏都流血了，血和泥和成了糊，他的手上拿着一塊白色泥巴，上面滿染了血污；他把土攔到嘴邊咬了一口，泥巴粘在嘴裏，隔了好半天才嚥了一口。

沒有挖着土的人哀聲地叫，小孩子大聲地哭……。

祥生的耳朵裏充滿了哀號的聲音，富於熱情的他，遏止不住他那跳動的心，他很快地跑到人羣的當中，激昂地喊着：

「大家願死願活！……」

人們聽見了他的聲音，視線齊投射過來，並且一致地喊：

「當然願活……」

「現在觀音土都沒得吃的囉，我們看看就要餓死，我們非想個活的法子不可！」

無數隻眼睛呆呆地注視着他，每個人張大嘴和啞巴一樣，也忘記了飢餓。

「沈閻羅家裏穀子推得和山一樣，我們問他去借！」

「要是不借？」

「我們就搶！」祥生揮着緊握的拳頭，斬釘斷鐵地說

四下面孔相互對視着，人聲開始噪嚷起來。

「那不是成了棒老二……」

「捉住要砍頭！」

「沈閻羅那個惹得起！」

「不，這不是法子！」

「不幹！……」

祥生看見四面亂嚷起來，又大聲地說：

「大家要是不這樣做，就得要餓死；左和（註五）是個死，我們何不幹一下，或許還不得死……」

四下的人沉默了，但是頭都在慢慢地點着。

「沈閻羅家裏請得有教師，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我們敵不過吧！一好像是都默認了上面的辦法，保光估計着自己的力量恐怕不濟，疑問地說。

「可不是，還有打手，土槍……」平安加上一句。

四下的人羣又鬨亂了，祥生急忙地嚷着，飢黃的面孔漲紅了些：

「我們現在眼看就要餓死，那管得了那許多。現在不搶就要死，搶，還說不定，那個願意那個就跟我來！」

人們還是猶疑着，沒有肯定的答覆。

「我們就是死也不能讓沈閻羅好好的活着，是不是？……」樣子的人，我們沒得飯吃，他的倉裏堆得够幾十年吃不盡的穀子！再說沈閻羅這個龜兒子平時不曉得害過多少人囉！大家總還記得，海全是怎樣死的，不是沈閻羅看中了他海全嫂，差人把他害死的？海全嫂讓他搶上去，也給逼死了！」

「還有毛娃子不是因為欠他兩担租穀，他就把毛娃子趕出來，佔了他的屋子；毛娃子簡直活活的氣死，嚥氣的時候還咬着牙罵沈閻羅！」一些陳舊的往事又浮在每個人

的腦海中，保光在補足祥生的話。

「還有那個……誰……誰……不是被他個舅子誣良爲盜，提到縣裏去的嗎？」平安一時想不起那人的名字了，嘴裏吃吃地接不下去，臉漲得大紅布似的。

「總而言之，我們不能讓他再霸道下去！」

這時人群開始在騷動，每個人的臉上表現着憤恨，像洪流一樣地波動起來；年老的和動不了的人，躺在地下起不來，但是還揮着手在鼓勵他們。

三

沈閻羅的寨子四圍早就把守起來，土槍哪，蛇矛哪，大刀哪……密密地顯露在牆頭上。飢餓的人群黑壓壓的湧在下面，焦黃的面孔扒滿着泥巴；祥生站在人群的最前線。

「讓沈閻羅出來，我們有事情要見他！」候祥生高仰着頭，兩隻手捧着嘴，大聲地嚷。

「呸！不知山高水低，沈大爺跑出來見你們？莫要作黃梁夢囉！」上面一個面目可憎的人，手裏拿着一桿土槍，朝底下唾了一口，冷冷地說。

「禽媽，讓你個挨刀鬼耀武揚威，一會非抽你的筋不可！」平安指手劃足地說。

「你個舅子，再講！」那個人舉起土槍，描準平安。平安不說話了，很快地縮到人群當中。

「你個舅子，拿着傢伙就這樣狠！」保光看着有些不服氣，從人縫中擠到最前面，指着上面發狠的那個人罵。

「再往跟前……要你的命！」上面那個人又把槍比

劃着，對準保光的胸口。

「不怕！老子就這條命，老子不舍糊！」保光還往前走，被人把他攔住了，他還揮着手叫。

「你告訴沈閻羅讓他快些出來，再不出來就要往進衝了！」祥生又向着上面的人說。

教師的面孔現露在牆頭上，他的打扮還和舊日的武士一樣，頭上扎着布，身上穿着密扣的小衣……臉上滿現着凶惡的樣子，一個寬鼻子佔去了臉龐很大的地方；這是他的特徵，任何人見着都不會錯認的。

「沈大爺讓我出來告你們，不要再在這裏囉里囉嗦，不聽話就要對你們不起了！」教師大樣地指着下面說。

大衆一致地喊着：

「不行！我們要見沈閻羅！」

教師揀了挽袖子，拍着自己的胸膛。

「老子在這裏，你們偏見不成！不服氣的來試試！」憑在下這點名望，走江湖二三十年沒有遇見敵手，誰人不曉得咱黃飛龍綽號是小霸王！他像是擂台台主在台上對着下面的人信口開河一樣：「武藝十八般件件精通，千軍萬馬也放在心上！」

說到武藝的時候，他連忙舉起手撓起足，作了一個金雞獨立式。

牆下面立着的人群，好像是聽得上了癡，眼睛齊注視在他的身上。

「憑你們這群餓的快要死的窮骨頭，簡直禁不住老子一拳頭！」

祥生蔑視地向着他說：

「快些讓沈閻羅滾出來，我們管不着你是小霸王，還是小忘八！」

教師聽了祥生的話，臉子漲得活像豬肝，用手指着他

：「你，你是好的，別走，我和你見個高矮！」

沈閻羅出來了，教師也顧不得囉了，將氣臉立刻馬平下來，恭而敬之地去迎接沈大爺。

所謂的沈大爺，不過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人物，但是却像風中燭一樣，搖搖晃晃地走進牆頭。他頭上戴着瓜帽，身上穿着緞袍；臉色黃坳坳的，毫沒有一絲血色；兩片厚唇黑中透紫，嘴上面還留着一撇小八字鬚，在這鬚子上表現出他那無限的權威。他渾身也是和一把柴火一樣的瘦，不過却不是吃的不够，而是鴉片和婆娘纏得的緣故吧！

他現在好像是過足了癮了，精神顯得十分充足。他手裏端着一管水煙袋，眼睛注目地向下看，狡滑的臉上毫不露一些聲色，和言藹語地說：

「大家聚在我沈某的門前幹啥子，我姓沈的向日並不和你們往來……」

底下的人看見沈閻羅居然親自出馬，牆上又滿佈着武裝的打手，他往日的威嚴又浮在每個人的心中：懾於他素日的威嚴，底下沒有一個人敢開腔說句話。祥生只得擠在人群的最前面，很溫和地回答他：

「沈大爺，你也曉得，天這樣乾，莊戶人家連土都沒得吃，求你發發善心，借給我們些穀子，救救我們的命！」

「哼！你們沒有穀子，我沈某怎樣就會有穀子？」他

快要現原形了。

「沈大爺！鄉裏誰不曉得你家有穀子，求——」

「胡說八道，自己還恐怕不够吃，那裏有穀子借給我們這許多人，難道說讓我吊着肚皮借給你們穀子嗎？」

「那敢說讓沈大爺吊肚皮，不過請沈大爺抬抬手，些人的命就保住了！」

沈閻羅看見下面除了這個年輕人說話外，其餘的人都和泥胎一樣的站着，他的心安靜了，全副力量針着對祥生一個人：

「我說，你不叫候祥生嗎？你爺爺該我兩斗租穀，我不問你要啦，你莫要再在這裏囉嗦！」

「哼！還要租穀，人都餓死囉，我們今天是來向你要租穀！一祥生發怒了，氣狠狠地說。

教師眼睛眯了眯祥生，臉上現着諛媚的笑容，低聲下氣的地向沈閻羅進讒：

「就是那個小子，剛才他竟斗胆敢罵你老人家！」

「好！年里巴青的人，動不動就使氣，你也不打聽沈某是什麼來頭；旁人都來向我要，就是你一個猴崽子發凶。老實告你說，沈爺不是省油燈！一沈閻羅怒氣沖沖地

底下的人看見時機緊張了，這時情緒衝動起來，大夥齊聲地喊着：

「我們都是來借穀子的！不是他一個人！」

沈閻羅大吃了一驚，但是不久就鎮定住了，他反而傲然地說：

「看這樣子，今天是我沈某過不去。好！我到要看看

你們能把我沈某怎樣！」說着他又轉回頭去，向着旁邊的教師說：「教師！他們要再動，你們就打，打出人命來有我沈某擔當！」

教師和走狗們像是奉到了聖旨，齊聲地應了一聲，都雄糾糾地虎視着下面。

沈閻羅停了停，又轉過頭來，和緩地向下面說：

「大家頂好還是走吧！我實在沒有穀子借給你們！」

「不！……」鐵一樣的聲音。

沈閻羅老羞成怒：

「不識抬舉的東西們，你們難道不怕王法，捉到你們非送到縣裏去，千刀萬剮不可！」

「哼！王法，王法也不是給你一個人預備的！喂，弟兄們：跟我來！……」祥生舉着手臂，興奮地喊着。

後面像雷一樣的應着，群眾像洪流一樣的湧向寨門口去。

砰！……槍聲響了，男人女人的叫聲，小孩子的哭聲，尖銳地吼着。

寨門開了，拿着刀，矛，土槍，……的人大隊地湧出來。群眾不由自主地向後退却。殺聲和痛喊聲交雜起來。

不久，群眾又湧向前去。祥生腿上一痛。跌倒在地上。

。他一眼瞥見所謂武藝精通的教師，不曉得多時就死在那裏。他蔑意地笑了一下，旁邊平安的喊聲驚動了他。平安胸前插着一把刀子，他過去拔起刀來，平安叫了一聲便死了。

祥生正在哀痛着，又聽着保光的狂笑聲。保光不曉得怎樣奪了一桿土槍，竟把剛才在牆上對他發狠的人打死了。

但是砰的一聲，保光也倒了。祥生爬着過去，揀起保光手中的槍，描準正在牆頭上擗笑着的沈閻羅。槍聲響後，沈閻羅倒向後面去，水煙袋落在牆跟下。他狂笑着，手臂一陣痛，槍落在地下。

飢餓的人群像潮水一樣，踏過死屍，湧向寨門去。

(註一) 音 kə, kə, 小縫子的意思。

(註二) 音 yə, yə, 父親之稱呼。

(註三) 觀音土是一種白色的細粘土，災民從土坡上挖出來充飢。

(註四) 背時鬼就是倒霉鬼的意思。

(註五) 左和就是反正的意思。

一九三七，五，十九。

鈴子的悲哀

卞 鬱

嚴寒冬天的晨曦。

風挾着冰堅的黃沙在空中旋舞。乾枯的樹枝和七通八漏的破窗紙被擦得發出悲哀的嗚嗚，便倦伏在破落骯髒而發臭的角落裏的卑賤靈魂，低微地發出被饑寒魔力壓榨出不可絕止的呻吟，那呻吟一聲聲飄進了嗚嗚的寒風裏，被帶到了那茫茫無邊際的沙漠外去了。

靠古城下一間破落的土廟中，一個亡家失養小小的靈魂孤獨地躺在霉臭味很重的土廟內。他是一個由遠鄉飢餓洪流中漂來的孩子。他在五年前，父親在日晒雨淋鐵鋤壓榨之下被抽乾了最後一滴奴隸的血。當父親快要死的時候，斷續而傷心地告訴他母親，以後要他母親叫這僅有的骨肉作玲子；因為他父親叫做再玲，為的是他父親過愛他，所以把他叫作玲子，來紀念死了的父親。鄉間的人們像是走了黑運，一年年倒霉下去，天災人禍把鄉間的人們弄成了一群暴風中的迷途羔羊，把玲子倆母子弄成了乞食者。在一個熱鬧而且驚慌的秋天晚上的混亂中，玲子母子倆被擠出那破落而荒涼的家鄉，走到了熱鬧的城市。

在街頭，冒着刺骨的風雪為她們自己苟延的生命拼命地向別人下跪叩頭，可是所得却是幾聲臭罵或是一腳。只有沙漠送過來的冷風貫飽了兩個空空的肚子，或是拼出來一行熱熱的清淚洗刷着一顆乾燥而傷痛的心。

飢寒的索練拉倒一個清瘦乾癟的母親，在這城市的一

個黑暗的角落裏留下了這無辜的玲子。

世界上沒有他的親人。在他面前的每一張面孔全是猙獰兇惡。他不敢去正面看他們，只是低下頭傷心地懷着一個被榨扁了的小心在街頭和黑角裏邁着兩條鬆勁的腿。夜間，到兩條小腿不能再邁動的時候，他才帶着一身麻木的肉架子倦伏到骯髒而霉臭的土廟裏。

寒冷的風沙無情地貫進破落的門戶。

玲子受不住冰地的寒冷和內心的懺慄，捫開一雙疲乏而沉重的睡眼，向顯出微光而被冷風刮得嘩嘩作響的小破廟的破窗戶望着，呆呆的像在沉思。想在那微光裏找着一點體貼的藉慰。慢慢的掀開堆在身上的破絮和亂草，撐起半身向破廟內溫習了一週，屋內還黑得似一層幕布蒙罩着的墓洞；木偶，神台，要飯用的破藍和洋鐵桶……全都消失在這模糊的黑影裏。

玲子打了一個巨大的寒噤怔了一下，趕快的將正在哆嗦的身子藏到破絮亂草下去。只用兩隻深陷的骨溜骨溜的小眼，來回地在發白的窗櫺上打轉，心中在盤算着開粥廠門時候的到來。

呆了一會；他終於耐不住那肚子內飢餓的咬咀，鼓着全身的力量掙了起來。

他把一件寬大腥臭的破碎的棉襖緊緊的裹起來，拿起一個上了鏽的破洋鐵碗彎着腰縮着頭走出了陰森寂靜的冷

廟，慢慢的走過那靜悄悄的胡同和小巷。

雖然只早晨五點鐘的光景，每條胡同是寂靜得可怕，小狗躲在門後發出被寒冷擠出尖銳的悲鳴。可是玲子的小心中總在擔憂着，恐怕到粥廠的時候晚了，打不着那比生命還可貴的一碗粥，努力地想快些走，可是飢餓和寒冷壓迫着的身體，總是無力地帶不起兩隻沉重的小腿。一陣陣的狂風捲着沙土吹來，打在他那弱瘦的身上，穿透了他那件破而薄的棉袍，好像無數把尖刀刺在他身體的每一個部份。風咽得他簡直喘不出口氣來，急忙的把頭狠命的縮着，小手緊緊的抱着那個破洋鐵碗，全身冷得哆嗦成了一團。

這樣殘酷無情的襲擊使他忍受不住了。玲子那辛酸的，小心中想：爲什麼老天爺對他這樣的過不去呢？老天爺怎麼不睜睜眼呢？他想回去，回到那破廟中去躲避這刺骨的冷風，可是飢餓的火焰在心中交熾着，鼓動着，只好咬了咬牙再拼命的向前走去。

一路上不知停了幾次，忍耐着這寒風刺襲，好容易才走到離粥場近了的這條街——二里溝。

這條街上顯然是很熱鬧，人們都向着一個方向蠕動着，手中都拿的是盆，罐，各樣的器具。人們都凍得嘶嘶哈哈的縮着脖子，慢慢的走着。淘氣的孩子們故意瞪着兩隻惺忪的眼睛，向蓬亂着頭髮的胸前懷着像個小孩的婦人，唱着一首在他們中間流行着的歌謠來諷刺着她們：——

二里溝，

去打粥，

沒有孩子，
抱枕頭。

婦人們舉起手中的拐杖來追趕着向她們諷笑的孩子。她們打不着時，就狠命地臭罵起來：

——屁眼裏生下來的；臭小鬼。

玲子總是用着悲哀的眼光望着伙伴們的爭吵。當別人在對罵時，他總是老遠地站到旁邊，怕人們向着他打過來。

可是，有時玲子常常用一種嫉妬的眼光瞪着用枕頭當小孩抱在懷中以圖多取得一份粥的婦人。他想：若是他母親活在時，一定的母親也可以懷一個枕頭，那不是就可以多取得一份嗎？想到這裏，熱淚便悄悄的淌了出來。

在喧鬧中，在冷風的咆哮裏，一個個刻劃饑餓的顏面，擠擠的擁在粥廠門前。

粥廠的門還是緊緊的閉着，外面有幾個裹在皮大衣裏的警士威風地站在那裏；門前站着黑壓壓的人們，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嘶嘶哈哈的哆嗦着站在那裏；小孩的哭聲，老人的喘聲，叫罵聲，混成一遍。

「囉囉」，「囉囉」皮帶與人身體接觸而發出遲鈍的聲音，立刻那一遍混雜的亂聲就停止了。這是警士們在維持秩序，人們都必須靜靜的站在那裏等着，雖然兩隻腳在冰冷的地上凍得直疼，可是連活動一下都不允許，如果因一活動而發出聲音來，那皮帶很快的會降到身上的。

「他媽的，凍得腳真疼，老在這兒死站着，還不他媽的開門，真叫人等急了。……」一個臉色青黃的中年男人低聲地說着。

「喂！小王！咱們給他媽的來個『地雷』！一來咱們可以活動活動。二來別讓那些兔崽子瞧咱們好欺服，一個個麻臉人這樣說。」

「對！給他媽的來一個。」站在麻子周圍的人們都這樣的附和着。

「喂！哥們，來個『地雷』啊！」麻子使勁的喊了一聲，喊完就用力躁着腳，緊跟着他們都躁起來了。

「隆隆……」的聲浪充破了這寒冷零圍。

「噹」，「噹」的皮鞭聲也跟着響起來了。可是終於消滅不了這陣『地雷』聲。

「呀」的一聲廠門開了，人們如潮水般的湧了進去。每個人都爭先恐後的拚命的去搶第一號牌子。玲子也混在人們中間拚命的擠向前去搶牌子。矮小的身體，幾乎被擠倒了。等到玲子拿到的牌子的時候，牌子上寫的號是一九百一十八一。

人們聽了叫號的聲音，都挨次的進去了，玲子他什麼都看不見，所見的只是人，他豎起他的耳朵注意的聽着，可是什麼都聽不見，聽見的是人們的噪嚷聲，他只好等着，這時他的小腿已站得麻木了，腳凍得發僵，眼睛餓得直冒金花，身體抖的實在直不起來了，只好蹲下去忍耐的等着。

時間漸漸的逝過去了，太陽已無力的伸出他的頭來睨視着人們，狂風的吼聲沒有剛才宏亮了。人們受到了這微弱晨曦中陽光的撫摩，再加又得到了這熱氣騰騰的粥，心中都比較輕鬆些，臉上也流露出一堆微笑！

「九百十八號。」

這聲浪吸引了玲子，他拿着那個洋鐵碗擠到鐵鍋邊。

幾個黑而大的空鐵鍋，整齊的排列在北牆根邊，其中只有一個鍋裏，還有多半鍋黃澄澄的小米粥，一個大的鐵鏟在鍋上面來回的舞動着，與鐵鍋碰在一起，時常發出一噹一噹的聲音。

他的目光貪婪地盯在那黃而熱的粥上，心中渴望地想着：如果要乘着這熱勁兒，喝他一個飽才通快呢！他呆呆的站在鍋的前面，猛然的覺得手中的洋鐵碗上面來了一個很大的壓力，這時他想趕快用手拿緊那個洋鐵碗，可是久餓無力的瘦小的手是怎樣也受不住那壓力。「噹」的一聲粥和鐵鏟都摔在地上了。

「媽的，這小雜種，怪什麼，不拿住了這鐵碗，瞧，洒在一地粥。」

「真他媽的沒命，連乾淨熱粥都沒命吃，竟這樣任意的發怔幹嗎，這麼點大的孩子，難道還有什麼心事不成？」

罵聲充滿了他的耳鼓，刺動着他的小心，羞惱，悲憤，辛酸，重重的逼着他的心。爲了飢餓，他忍辱的涎着臉向放粥的人乞求着。

「先生，您修好吧！再給我盛一盞吧！」熱熱的眼淚慢慢的流到削瘦的臉上，彎下腰從地上把那洋路碗拾起來，用他的破棉衣的大襟把洋鐵碗上沾的泥土擦淨了，拿在手裏向他們乞求。

「他媽的，不瞧你是小孩子，一定不再給你。」放粥的人給他半鏟後，惡狠狠的投向他削瘦而飢餓的臉上。

一道憎恨的目光。

瘦小而弱的身體，裝着一顆鉛樣重的心，手中緊緊的抱着那半碗粥，慢慢的哆嗦着走出了那小門口。

欲墜西山的太陽，還露着他少半邊的面孔斜睨着人們，冷風帶來的利刃，刺在人們的身上比較中午時更顯鋒利了。雖當快到黃昏吃晚飯的時候，在一個學校後身旁邊那個高大的垃圾堆上，還有許多女人和小孩蹲在上面去尋找那唯一的取暖的寶物——煤渣。

「玲子！你揀多少啦？」換子很關心的問着他。

換子是一個活潑而可愛的小女孩，看她的樣子好像比玲子大兩三歲似的，天生的一對水汪汪的秀麗的大眼睛，圓圓的小臉，佩着一個很合準則的鼻子，紅紅的小嘴旁邊有一個很深的小酒窩，她的父親不幸的在她出生的第二年害病死掉了。而比較玲子幸運的是還有母親和家，她們雖然是很貧寒，可是依仗換子的母親給人作點針線；到還可以糊口，爲了省吃減用，在冬天換子和她媽也要天天去揀煤渣。

在這垃圾堆上她每天都和玲子相遇，漸漸的就熟習了。由於玲子的話語中，她知道他是個無父母由異地漂流到這裏來的孤兒，失掉家的苦孩子。再加他生着那一幅不令人厭棄的面龐，和那瘦弱令人生憐的身軀，并且還有一顆誠實而活潑的心引得她對他非常的要好，尤其是換子更特別的關心他，如果遇有別人欺服他的時候，她總是幫助他和別人打架。

「唉！換子，你看我才揀了這麼一點，他們竟欺服我，剛揀了一堆兒煤渣，他們都給搶去了，剩這麼一點也不

够燒的，又要凍一宵，唉！晚上也沒吃的……」玲子好像對着慈母面前訴苦一般。換子也感到無盡的淒涼。她安慰他半天，並且她還去要求她媽允許玲子同她們一塊回家去。

換子的母親由於寵愛女兒和憐恤這無歸的孤兒，一股的同情的熱流穿過他的心中，於是她們約着玲子一同回家去了。

太陽已經完全沉滅了，黑暗漸漸的吞食這大地，在冷風中她們排排地隨在母親後面，走向她們的破落而骯髒的家去了。

在一間小屋內，爐中的火熊熊燃着，換子的母親在靠牆的那張桌子上砌菜，換子和玲子他們在坑上彈球玩，屋中的暖氣薰陶着他的身體，一陣一陣的飯香迷惑了他的嗅覺。他的心中暫時地充滿了快樂，高興，並且這是他母親死後第一次享受這樣的生活。他忘却了以往的飢餓，寒冷，苦痛，他盡量的享受這一時的舒適，愉快，飽暖，他這時心中體貼出人類偉大的愛。

飯後，屋中來了一個陌生的男人，高高的身，軀有着紅撲撲建康色的臉，大大的眼睛，穿着一件黑布大棉袍，一看就知道是個作零碎買賣的人，說話低低的帶着溫柔的聲音。這是換子的舅舅。

「舅舅你怎麼沒給我買玩藝兒啊！」換子撒嬌的問着。

「剛由局子裏來，沒到市場去，所以就沒買，等到明兒再買給你。」他這樣仁慈的回答着。

「這小孩子是誰家的，這麼好的模樣怎麼穿的這樣破

呢？唉！這孩子可真瘦啊！」他又指着玲子這樣說。

換子的母親把玲子的可憐的身世及現在的苦境一一的講述給他。並且婉惜的說：

「這孩子要這樣長此以往下去，就要糟蹋了，我是一點力量都沒有，這日子只够我們娘倆糊口，那能添得起一口人吃飯呢？」

這時大家都沉溺於寂靜的零雲裏。

……
「我可以替他個辦法！」換子的舅舅在他臨走的時候樣向換子的母親說。

冰塊慢慢地解凍了。

綠的枝頭，煦和的太陽，溫柔的微風，傳來了春的意味，在各處跳躍春天的活躍。小鳥在開着芬芳的花枝上跳躍着，歌誦着，大地上的一切受到了春的撫摩，都表示着歡欣，愉快。這時玲子他已在西城的一個小燒餅舖中學徒了。這是換子的舅舅介紹來的。

一間門面的一個小燒餅舖，開設在一條很不齊整而骯髒的街中，屋子的頂篷和窗櫺都被烟熏的黑黑的，屋的左邊有一個破而髒的爐灶，爐灶上面有一個烙燒餅的鐵鍋，屋子右邊窗前突，在外面有一個大方的木盤，上面常放着許多新出爐的熱燒餅，屋子後面有一個門，通着後面的有一間骯髒而發臭的屋子，這是玲子他們的臥室。

在這舖子中，除了一個兇惡的侍人非常殘酷的掌櫃以外，還有幾個伙計。伙計們都是掌櫃請來的帮手，每天是能在正當的工作內取得一份以血汗換來的工錢。玲子都是

不可能的；因為他是初來的學徒，再加他又是無父母的野孩子，在掌櫃的眼光下，這生來就是一個小奴隸或是什麼賤東西的，所以這樣，掌櫃的是時常加以責罵甚至毒打，在清晨天未亮的時候就得披上一件破爛的衣服起來規理一切；打開鋪板，整理桌椅和洗家俱掃庭院。同時有一兩個可惡伙計們常常也以大對小的態度來欺侮他。他忍受着，他只能硬着一顆零碎的心來接受這一切的給與。有時他也想到爸爸和媽媽，他想到鄉間春天孩子們的各種快樂的遊戲，可是那一切都成了幻影，都距離他太遠了！有時他也會和一兩位好一點的伙計們談談得心的話，在談話中他也可得到一點慰藉，可是這藉慰都是暫時的，決不能填補他每天受到的那非人生活待遇的賜與。他常在夜靜人寂的床板上啜泣，可是他不敢放出絲毫的聲音，或是半聲嘆惜，怕被別人聽見了，一定的會得一頓臭罵或幾腳的。一切的一切，他都屈辱的順服的把它吞食在肚子裏，讓它長成一個個的瘤來毀滅他自己。

掌櫃是個好酒年近四十的單身漢。細長肌瘦的身體，長驢臉上配着一個鷹嘴鼻子，兩隻目光灼灼的，眼，平常在和女人談話總是骨溜骨溜的在賣弄風流。一盯到玲子身上，就像一把鋒利的劍。所以玲子一見到掌櫃的就像一個刺蝟在人們面前同樣的全身縮成一團，連眼睛不敢轉一下地去作他應作的工作。

這是一個舊歷五月節的晚上。

天蒙着一層憂鬱的面紗，星星和月亮都被憂鬱的雲蓋過了。在街上，大人和小孩子們都呱呱的談着天快要下兩啦，吃粽子啦……玲子却寂寞的蹲在一攤燒餅前，

呆呆的在悵望着天的顏色，聽着人們的嘻笑和談話。鋪子內顯得靜靜的，沒有像往日一樣在裏面熱烘烘的談話和嘲罵。因為這是節日，伙計們早吃過晚飯到外面去談笑去了。掌櫃的呢？都比伙計們更早就提一個烏籠一擺一擺的踱着方步出去了。玲子却被命令看着燒餅攤，還要整理家俱和看守鋪子。

天一會比一會降低。在遙遠的一邊，看看有烏黑的雲慢慢地往這邊跑來，街上的嘻笑的人們慢慢的散了，躲到自己的屋子裏去。無聊的玲子更覺到一種難過，這難過並不是想家，實在的小小的瘦弱的體力禁不住睡眠的折磨，在靜寂裏他不覺地躺在攤子邊的桌子上睡覺了。

一陣陣烏黑的雲頭飛過屋頂，一陣陣的狂雨隨着高山瀑布似的淌下來，沿着傾斜缺破的燒餅鋪的屋簷，一股股地洒到鋪板上，攤子上……，把一攤燒餅淋得全濕了。甚至有些已被衝到地上，隨着水漂流去了。

待他被驚醒時，一隻巨大而堅硬的手已抓住了他的脖子。玲子被嚇成一團，他看見掌櫃的一雙炯炯的兇眼瞪得快要出血，還有一手已舉起隻趕麵杖往頭上落來，他怔住了，連一點聲音都吐不出來，只將牙根緊咬了一下接受這一棒賜禮。

「狗肉的東西，你……」
掌櫃的把下半句話吞了進去，只是盡力的把那木棒壓到那瘦小長頭髮的頭頂上。

「唉……」

接着是一聲從喉管裏迸出來的尖聲的慘叫。

「哼！你地媽的，老子給你吃多了，養成豬了，吃了就想睡……你……你看弄得這一地，你……他媽的，還死啦……滾……給他媽的滾出去……」

又是幾下遲鈍的聲音，玲子帶着哭聲被推到溼泥的街上。

「……我……我下次不……不敢啦……」

沒有罵聲回答，只聽見沉重的一脚踏在玲子的身上，接着是一個人倒在泥塘內發出一聲巨响。

當玲子爬起來。鋪子的門板已緊緊閉上，留在裏面的還有一串兇惡的罵聲。

他抬起頭來，仰望着天上烏黑的雲。雨一滴滴的淋在他的頭上身上，從長長的頭髮上慢慢地沿着面上流下來，把從疲倦的眼裏淌出來的淚水也一滴一滴的帶到地上。他又望望鋪門，而鋪門像虎口一樣的緊閉着，在向他嘲笑。因此他無留戀地移開脚步，沿着一家家的屋簷下走去，在這靜寂的黑暗的街頭上，他茫茫無所從的邁着他沉重的步子。

「唉！脫了虎口，到底向那裏去呢？……」
他傷心的在想。

一股熱熱的淚又湧到他的眼眶裏，淚水把眼球脹得糊糊的，眼前一切只有一個極大的黑影，在這黑影中他又踏上了流浪之途。

社語

全人

由於先天的不足，承文藝界朋友們肯給以最大的幫助，這後天灌溉培植之力，使本刊得能有今日，讓我們徒有滿腔感謝，不能拿出來作為謝意！

本期的撰稿人，多是現今文壇上前進知名的作家，姓名上的介紹已經是不必要了，我們現在只從作品上作一個概括的述說：

因國家民族的危亡日益迫近，國防建設的要求也更形迫切，文學上的國防建設自然要搖筆桿的人們來負責的，這一個國防文學的建設更應該是廣泛，深入的，義勇軍的抗戰是國防文學上的好資材，農村經濟的破產，農民生活的苦痛，能與侵略者無關係？這些為抗戰最基本的隊伍——勤勞大眾——生活的描寫，是國防文學上的基礎。這一期撰稿人的選材，從生活反映農村，寫到日兵直接屠殺同胞，這廣泛深入的描寫，是值得我們有心文藝工作者注意的。

解剖現實分析現實的唯一刊物：

「現實」

創刊號目次：

時事解說	日本經濟研究所編
日本對華的經濟工作	李真譯
民族抗戰中的土地問題	羅克典
日本農村經濟窮迫的現狀	惜華譯
中國民族的危機與統一運動	辛丁
法西斯主義的發展與人民戰線的產生	筱燕
日解融和到何處去	雲甫譯
東京交通勞動組合怠工紀實	寂漢
帝國主義的商業政策	搏生
從認識上武裝我們自己	企野
伊里奇哲學反映論的發展	鯨士
蘇聯作家與帝俄時代的文學	玄山石
歸	魏猛克
薄暮	陳子谷
不在地主	少林多喜二 陶然譯

創刊特大號 每冊洋一角四分

通信處：北平新皮庫胡同乙十二號

本刊特約撰稿人 (以姓氏筆劃多少爲序)

王西彥 白沙
田濤 矢鋒
李輝英 李寒毅
孫席珍 曹靖華
陳湖齊 齊同
劉白羽 蹇先艾
蕭楓 蘇銳軍

收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文藝論著，小說，戲劇，詩歌，書評，報告文學，遊記，集體創作，通訊等各種稿件。
- 二 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原稿紙繕寫清楚，標點打在行內，不得用鉛筆寫及兩面寫。篇末註明姓名及詳細住址，並蓋章，揭載時之署名，作者自便。
- 三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請作者勿須付退還之郵票。
- 四 來稿編者可酌量增刪，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五 來稿揭載後，酌致薄酬。
- 六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其版權仍爲作者所有；惟將來結集單行本時，須儘先由本社出版。
- 七 來稿寄北平西城壽遜白胡同十三號魯塵轉

青年文藝

第二卷 · 第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發行者

經售處

廈門 廣州 上海 南京 杭州 北平 天津 保定 濟南 西昌 漢口 安慶 開封 開原 太原 重慶 成都

青年文藝社
北平西城壽遜白胡同十三號
良友圖書公司
生誌書局
中央書局
現代書局
大成書局
正大書局
新報書局
世界書局
中國書局
民權書局
國光書局
覺民書局
中國圖書公司
國圖書局

定價表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	定			預		本期零售國幣一角四分
	六册	半年	十二册	全年	册數	
	六角		一元		國內	
	八角		四角	一元	香港	
	四角	一元	兩元		澳門	
					國外	

蘇聯作家七人集

拉甫列涅夫等原著
曹靖華譯

良友公司發行



蘇聯短篇小說介紹到中國來的，除已在本公司出版「蘇聯作家二十人集」的編譯者魯迅先生外，本書譯者也是重要的一位。本書包含拉甫列涅夫，賽甫琳娜，伊凡諾，亞洛賽夫，左視利，左琴科，捏洛夫等重要作品「第四十一」等十五篇，都是十六萬字，均自俄文直接譯出，極為名貴。書前另附魯迅先生序文一篇

定價：七角

蹣跚集

四布 十面 二獎 開金 白一 報八 紙四 印頁
蹣跚先艾著 定價五角

——良友文庫之十五——

這是作者第六個短篇小說集，取材頗廣，有破落的旗人有醜態白出的大小官僚，有飢餓線上的兵士；有受命運支配的少女，作者相信短篇小說應注重經濟的手腕，所以他的作品，字句質樸，故事緊湊。全書包含十一個短篇，為作者最近之力作，

文人國難曲

生活書店

齊同作 實價四角

這本書包含三篇小說，寫的都是正在沒落中的文人，所以叫做「文人國難曲」。作者在序文中說：「在社會鬥爭過程中，這種人幾乎成了徵，可是徵能夠把菓子變壞，也能够把菓子變成酒。……在暴風雨中，一言使路線正確，一言使路線歪曲的很容易就是這種文人。」所以，本書三篇小說，不僅是一些動人的故事，而且還可以從這裏看出所稱文人這一社會層，在社會鬥爭中起着怎樣的作用

登記証 內政部警字六一五八號
中宣部登記字第一五八號

本明寺大虎一頁四寸